

現代文學叢刊

三個真正的製梳人工

德國刻勒著
李且鏈譯

中華書局印行

刊叢學文代現

Gottfried Keller:
Drei Gerechten Mammacher

人工梳製的直正個三

著勒刻國德

譯 漣 且 李

行 印 齋 書 華 中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發行
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再版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二〇三九號

現代文學叢刊 三個正直的製梳工人(全一冊)

◎ 實價 國幣 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Godfrid Kellerd

譯者

李且漣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序

序

1

哥特夫里德·刻勒(Gottfried Keller)以一八一九年七月十九日生於瑞士的沮利希市(Nurell)。父親雖是工匠却是一個極能幹的人。書齋裏置有席勒爾(Schiller)全集，百科辭典等書籍。對於兒女的養育，極爲關心。但不幸在刻勒五歲時卽逝世了。母親是一個外科醫生的女兒，對於宗教的信心很深。她以犧牲的愛情撫養了刻勒與刻勒唯一一個妹妹勒姑拉(Resslin)。刻勒小學畢業後卽進了職業學校(Industrieschule)，但爲了一點小小的過失，竟被開除了學籍。他本來是一個柔和的孩子，因這事的緣故漸漸頑固起來，疏人而親己了。母親對他不加任何束縛。關於職業的選擇，也一任無經驗的刻勒自主。刻勒幼時享受的自由實是享受得太多了。他隨他天性的嗜好或繪畫或亂地耽讀文學書。到了二十歲想擺脫不安的生活，進了閔行(München)的美術學校，志望成一個風景畫家。但在閔行的生活，還是不能擺脫不安，技藝並

未十分長進却已罹了病，把母親的心血的學資消費完了。因此，二十二歲的時候又只得回到故鄉去了。回到了故鄉，也沒有一定的職業，只依着母親虛度了六年。後來他把這期間，名之曰『徒然的消費。』不過在這時期他的內部，發生了大變化，由畫家轉變到詩人了。一八四六年他收集了他的抒情詩出了一本詩集。

一八四六年，刻勒得到了沮利希市的補助金進了海得爾堡（Heidelberg）的大學。這時他雖已是三十歲的老學生，但對於學業非常熱心，想補救已往所荒廢的學業。在此，他聽了福易爾白哈（Feyerbach）的講義，獲得了一種宗教觀念。關於德文學方面，他研究萊辛（Lessing）以後的戲劇。轉瞬間一年半的光陰已逝去了。沮利希市的補助金此時已斷絕了，他只得辭了海得爾堡而往柏林去。在柏林住了五年，在戲劇方面雖做了種種工作，但這方面到底不是他的領土。斷片 Therese只不過是摹仿了赫伯爾（Hebel）的瑪麗亞瑪格達萊涅（Maria Magdalene）而作的，既缺少熱情又沒有緻密的結構。刻勒在

柏林的生活，從外面看來，雖然失敗，但從內面的發展上說，却得了極大的收穫。他與困苦奮鬥之中，深嘗了人世的況味，練成了一個稟有深刻的人格的艺术家。小說綠衣的哈英利希 (*Der grüne Heinrich*) 和短篇集塞爾德威拉的居民 (*Die Leute von Seldwyla*) 的第一卷即是在這時期作成的。小說方面的成功，以補戲劇方面的失敗而有餘。

這時沮利希大學欲聘他為文學教授，但他以為自己的修養不足而辭謝了。然而留在柏林也是餬口乏術，一八五五年，他三十六歲的時候又回到故鄉沮利希來了。一八六一年做了沮利希市政府的秘書官。因此，生活始告安定，他屏棄以往的放縱生活，注力於職務，在職十五年頗得市民的讚許。但這十五年間文學方面的工作殆乎中絕了。至一八七六年，他又為創作熱所驅使，辭去了秘書官從事於創作。

刻勒的唯一慰安者老母已在一八六四年去世了。刻勒年事漸高，因不能求得家庭的幸福，愈疎人而親己了，對於什麼人都覺得討厭了。一八八

六年因病而往白登白登 (Baden-Baden) 溫泉養病過了兩年他的妹子勒姑拉又死了。自此刻勒也就失去了健康。一八八九年他七十歲的時候沮利希市爲他舉行了盛大的祝賀會。後來他又到白登白登去養病，但回到沮利希來不久即逝世了，時在一八九〇年七月十五日。他的財產依他的遺囑寄贈於沮利希大學的圖書館。

讀耶科泊·柏希托爾德的刻勒傳 (Jakob Baechhold: Gottfried Kellers Leben) 對於刻勒的一生，值得我們注意的，有如下幾點。

刻勒的母親，是一個極端的節儉家，在刻勒的兒童時代，從不買玩具給他的。刻勒又沒有兄弟，沒有遊戲的對手，只好在家裏冥想或是到屋外去與『自然』接觸。眺望了行雲則對於雲形作種種空想。或往郊外去採集植物礦物的標本以代玩具。瑞士本是風光明媚的地方，郊外有美麗的河流，有可愛的牧場，由他狹窄的灰色的家庭走出來，當然會受到一種新鮮的印象。所以在不知不識之中養成了刻勒的『自然官能 (Naturismus)』。因此，他由於

小兒模仿的本能，想要描『自然』，後來曾一度想成一個風景畫家。母親的節儉，促成刻勒發達了冥想的傾向，與自然官能。想成一個風景畫家的事，於刻勒的素質上有很重要的影響。因為要『畫』，就使他多與『自然』接近，且對於自然的觀察法，得益非淺。有許多作家生於都會，不和『自然』接觸，連樹名花草多也不知道，鳥獸魚蟲的生活也茫無所知，但觀察『人』的眼睛却十分銳敏，所以他們的眼簾上只映着『人』了。因此自然而分爲有以『自然』爲對象，有以『人』爲對象的兩種傾向了。前者可稱爲抒情詩的傾向，後者可稱爲戲劇的傾向。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刻勒雖曾一度努力戲劇的工作，但終未完成了一篇劇。然而在小說方面，他把『自然』描寫得和『人』一般鮮明，往往渾爲一體，海才（Heute）竟稱他爲『小說的莎士比亞』（Shakespeare der Novelle）。自然官能發展的結果，終而成爲宗教的情操。刻勒的宗教的發展，可在綠衣的哈因利希中看出。一面他雖反對既成宗教，但一面仍不失一種敬虔之心，露示他的宗教情操。

刻勒鰥居了一世。他向女子雖求愛過幾次，但一次也未成事。他初戀的女子，是一個做磁器生意的商人的女兒。這姑娘在十九歲時即病沒了。在刻勒的舊畫簿中注明一八三八年五月十四日的一頁上，有這樣一句：『今天她死了。』並且用水彩畫着一座被雪埋着的墳墓。在第二頁題着一首題爲『沮利希湖畔的墳墓』的詩：

目覩了這座墳墓，

使我心臟欲裂。

青春美滿的希望，

已被死神埋沒。

但這怕也是刻勒片面的相思，她即使不夭折，也不會接受刻勒的愛的。刻勒第二個愛人是盧伊才·梨且爾。刻勒在二十八歲的時候，在某教授的家中常常碰到她，她這時是十八歲。刻勒對她漸漸生了愛情，後來寫了這樣一封情書給她：

「我敬愛的梨且爾姑娘！」

請不要吃驚，我怎麼竟寫信給你，而且還是情書呢。請原諒我寫得胡亂而失禮。此刻我心亂如麻，無論怎樣，也不能寫出有條理的信來。只好用像會見你談話時的調子約略寫一寫吧。

我是極其無用的人，萬事都是「以後再做」的人。且不過是一介寒士。對於你這樣美而貴的人，其實是沒有傾吐私懷的資格的。不過日後萬一覺到了你並不以我爲棄，而我始終未嘗對你吐了一句話，那我的不幸當是萬難忍受的了。所以將此事作一個結束，是我對於自己的責任。請你想想個中的道理看。我這一星期，靠了你的福，在酒館裏鬼混了全星期，因爲獨自一人住着覺得可怕了。

請你在出發前給我一個回音，只要兩句話够了。你對我應惠以青眼否，我只冀聽了你的話可鎮定我的心。但希望你不要懷着將來也許加以青眼的想頭。若是現在的確不愛我的話，請老老實實爽爽快快地說一個

「不」字，並請笑我癡愚。因為我對你什麼事都不抱怨的。而且這樣愛你，我也不以為是可恥的事。近來我胸中如焚，種種意外的念頭在腦海中盤旋。我這樣訴相思，對於你還是第一次。我中意的少女以往雖也不少，但若是你對我不那麼樣的親切，恐怕我也沒有說半句話的勇氣了。

敬候玉音。若是忽然能够把這樣可愛的人占為己有，固然連自己也要驚異。但你若對我全無意思的話，也請不必顧慮直截地說一個不字。將來時間久了，苦痛總會忘記的。

單是想到我這樣直接寫信給你，兩三小時後便會達到你那可愛的
手中，胸中也就舒暢起來了。滿腔懷着讚美你的話，寫出來可成一卷書。但到了你前面，怕又會變成日常那樣魯鈍，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了。」

柏希托爾德評說「這世界上豈有用這樣的調子向女子求愛的人麼。豈有這樣向女人訴相思的情人麼。什麼靠了你的福，在酒館裏鬼混了全星期，活像是在讀刻勒的滑稽小說一樣。刻勒自己却是很苦痛，把這戀情緘默

了一年之久。」

盧伊才接了這封信，大為狼狽，自己並不寫回信，把這信交給她的母親。她母親就客客氣氣地謝絕了刻勒。二人自此遂無見面的機會了。

第三個愛人是海得爾堡的一個哲學家的女兒。刻勒和她很親近，或交換文藝上的意見，或一塊兒散步。刻勒在新詩集中有四首歌卽是獻給她的。她對於刻勒只當是通常的友人看待，可是刻勒後來卒至不能忍默，照例寫了一封信給她。她吃了一驚，因為她已另有意中人了。她老老實實對刻勒言明這戀愛是不能成立的。

如上所述，刻勒的貧乏的戀愛史，與其說是悲劇的喜劇 (*Tragikomödie*)，寧說是喜劇的悲劇 (*Komitragedie*)，和歌德 (*Goethe*) 一生的豔福比起來，真有一在地獄一在天堂之慨。刻勒在作品中所以不能脫去執拗的態度，或許是由於這種失戀的痛苦，缺少女性的慰藉的緣故。

刻勒有一種脾氣，每種創作，當在腦中想像的時候是快樂，但一旦下了

筆即成了『事務』成了他的『負擔』使他感到苦痛。他對於創作有時竟抱着敵意。綠衣的哈因利希前後經過了五年始克告成。他和書店的關係也不甚圓滿。幾次先拿了稿費却遲遲不交稿。他往往輕率地訂了出版的契約，大部分的原稿猶未寫成時即命書店着手印刷。因此不但苦了書店和他自身，作品也發生了瑕疵。他爲什麼如此呢。因爲若不把自己放在這不得已只好去做的境遇之中，工作決不能進展，作品決無完成之望的。但由另一方面講起來，又像是因爲對人對己都忠實具有藝術的良心的緣故。綠衣的哈因利希的改作完成時，他曾嚴厲地宣說道：『萬一有人企圖把舊作出版，這人的手爛脫它！』由此可知他的藝術的良心如何深摯了。

最後再把刻勒的作品說一說。

刻勒的作品有如下幾種：

綠衣的哈因利希（舊作）(Der grüne Heinrich) (一八五四)

塞爾德威拉的居民(Die Leute von Seldwyla) (一八五六)

傳說七篇 (Sieben Legenden) (一八七二)

沮利希短篇集 (Zuericher Novellen) (一八七六)

綠衣的哈因利希 (改作) (一八八〇)

諷詩 (Das Sinngedicht) (一八八一)

詩集 (Gesammelte Gedichte) (一八八三)

馬爾丁·左蘭達 (Martin Salander) (一八八六)

其中綠衣的哈因利希和收在塞爾德威拉的居民中的短篇集中的村上的洛美與尤里 (Romeo und Julie auf dem Dorfe) 和本篇三個正直的製梳工人 (Drei gerechten Kammacher) 最著名。在此略把這三篇的梗概說一說罷。

綠衣的哈因利希，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名哈因利希·萊 (Heinrich Loe)，因為他在少年時代愛穿綠色的衣服，所以綽號綠衣的哈因利希。哈因利希自小多情，易受事物感動。一切行動都以空想為基礎。雖經他的慈母（寡婦）竭力教導，但全無功效。及長，正在困於選擇職業——志望成詩人呢還是志

望成畫家——的時候，忽又牽惹了情絲，更加煩悶了。他有兩個愛人，一個是無垢的少女，一個是半老徐娘，他在這兩個愛人之間徬徨，不知棄那一個取那一個好。因為支配他的行動的，並非是真正的熱情，實是他的空想和半生不熟的審美觀念。一個愛人死了，他站在她的棺傍，並不一掬傷心之淚。他看到『這樣死得像詩一般的美的』愛人，反以為是榮耀的事，歡樂的事。他的感情全是空想的感情。他的母親和教師說，他這樣的少年，完全像是被荒唐無稽的小說所欺騙了的小孩。後來他到閔行 (München) 去學畫，但因與人鬥爭，怨憤難平，而且知道自己沒有畫家的才能，大失所望，只好再回到故鄉來。這少年的缺點是，奮發心不夠。缺乏義務的觀念與意志力。他只夢想不可為的事，却怠於可為的事。這種人能生存的世界，只有浪漫的夢幻之境，和春光和暖的綠色的草地上。

這篇小說極帶有教育的傾向，可稱為教育小說 (Bildungsroman)，這是受了歌德的威爾赫爾謨·邁史忒的修業時代及遊歷時代 (Wilhelm Meister

Lehrjahre, Wilhelm Meister Wanderjahre) 的影響。在反映當時時人的病的精神的一點上，又正如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這小說形式上雖是長篇小說，但從實質上說，實是許多短篇，由主人公接攏來的。是描寫了刻勒自己從生後到閱行時代的經過的自敘傳的小說。因為從大作的一點上講，缺少相當的緊張之處，所以出版的當時，沒有得到大反響。拿這篇小說的舊作與改作比較起來，可看出作者在舊作中露着他自己的世界苦及因不能悟到自己的才能空作無謂的努力而發生的煩悶。然而在改作中作者已擺脫了他的世界苦和煩悶，發見了自己應走的路，他不滿意於舊作中的偏狹的主觀，在改作中改爲冷靜的客觀的觀照態度。舊作本來用第三人稱的形式寫成的，但中間又夾着一人稱的形式，幼時的歷史。在改作中他完全捨棄了這拙劣的技巧，全篇都改爲一人稱的形式，保全了統一。不過對於睡着的主人公的觀察非作者本是不可能的事，但仍用一人稱的形式敘述，這裏未免有點不自然。情節的大部分，改作與舊作無甚差異。只

不過開頭，舊作是從主人公要到閩行去研究繪畫與母親作別的場面寫起。改作是從主人公的少年時代的出生寫起。結尾，舊作主人公因悲悼母親的死不數週也去了世。改作主人公並不死，得了由美國回來的愛人的慰藉，自己漸漸認識自己，得到了自信，向新的希望的路上前進。

塞爾德威拉的居民的第一卷共有五篇短篇小說，這五篇都是互相獨立的作品。因為都是用塞爾德威拉的地方做共通的背景，故用這樣的標題。塞爾德威拉是刻勒所創製的地名，並非實在的地方。但在瑞士，像這樣的地方到處都找得出。村上的洛美奧與尤里是這短篇集中壓卷的作品，最受人稱賞。主題雖取自莎士比亞的同名的戲劇，但結構與描寫完全是獨創的。離塞爾德威拉不遠的鄉村有兩個農夫，一個叫曼支(Menz)，一個叫馬狄(Martin)。都有相當的財產，生活堪稱富裕。有一次因為爭田地的界線，雙方結了仇怨，打了幾年官司，大家把家產敗完了。至此雖停止了訴訟，但各把自身的不幸歸咎於對方，懷恨愈深。曼支破產後遷至塞爾德威拉的一條陋巷裏，開一月

飲食店，以維生計。因衣食不能如意，竟至忘去了禮節。因為這一次爭鬥，曼支的妻本是性情快活的人，但一變而為饒舌的婦人，馬狄的妻竟憂悶致死。馬狄不堪勞作，日漸逼近餓鄉。曼支有個兒子名叫沙黎(Sally)，馬狄有個女兒名叫芙蓮馨(Vereichen)，二人自小就很相親相愛，但因為父母的爭鬥，羞於相見。數年之後，在雙方都是容顏憔悴的時候相見之下，不禁發生了戀慕之情，遂瞞住了父母及村上的人們，在初戀的樂境中，每忘去了貧窮的痛苦。可是芙蓮馨的父親因為喝酒發狂，被關在瘋人病院裏去了。住宅作了債務的抵押品。孤兒的芙蓮馨連住家也沒有了。於是兩個情人決意情死了。一天，二人相偕逃出村莊到隣村教堂的祭典中，祈求了冥福，在夜裏坐了一隻船到萊因河(Rhein)的中流，擁抱着投河而死。這篇小說，雖缺乏刻勒的特色，的諷諧(Humor)且結末是悲劇，或許不能算是刻勒的代表作。但處處發揮着刻勒的寫實的手腕及性格描寫，情景逼真。確是刻勒的短篇中的白眉。

三個正直的製梳工人，刻勒自己以為是塞爾德威拉的居民中最上的

作品。在本篇中讀者可看出作者如何富於浪漫的情調，如實的描寫，與輕妙的談諧。三個製梳工人表面上雖像是正直的，其實都是偽君子，各懷着野心，只怕別人成功。吹斯（Smith）表面上雖裝作很有知識的人，但她的知識是半生不熟的。她雖像是博物學家一般在三個工人前大吐其動物學植物學及礦物學的知識，但一講到三個製梳工人本職上所熟悉的象牙龜骨的話，即露出馬脚來了。她想和別的兩個工人的任何一個結婚，獨不想和斯瓦比亞人結婚，大展狡智，結果却反被斯瓦比亞人征服了。她自己做了自己的智慧的俘虜。所以她雖「自命為具有一切智慧」實在却是全無「應付事變」的能力的人。本篇開頭讀者或許要覺到疲憊，但讀到了薩克遜人和拜厄人賽跑的地方，空氣陡覺緊張。這賽跑的場面，描寫頗饒風味，使全篇生色不少。不過到二人因跑得太起勁，跑過了頭，反被斯瓦比亞人坦坦地走來得了現存的江山，既得了吹斯又得了製梳店。若在這裏擱了筆，實是極好的一篇喜劇的小說。這篇小說，到了「所以吹斯——是日早晨還未曾夢想到——是被

這斯瓦比亞人的手術克服而羈絆起來了』的一句，實在已告終了。後面加上薩克遜人吊死在樹上，拜厄人流落在他鄉的話，實是畫蛇添足，倒反減少了結末的力點(Emphasis)的效果。這是作者不能擺脫當時的寫實派的理想主義的流弊之處。

秋白

三個正直的製梳工人

在時代的轉變和商業的發達中，整個的城市可以由不正直或輕浮的人組織而成，且繼續生存下去，關於這一點，塞爾德威拉（Seldewick）的居民已經證明出來了。但同時此城有三個製梳的工人本來是三個正直的人，不過長久聚在一起，又不能不引起爭鬥。這裏所謂正直不是指天道的正直，也不是指人類良心上自然的正直，而是指祈禱時提出來的不流血的正直：如原恕我們的罪孽，和我們原恕自己的債務人一樣！這種正直是不借債，也不欠債；不使人受委屈，也不討人的歡心；好好地工作，賺錢，却不妄花一錢，至於工作的熱忱只是一種換取麵包的手段，自己並不感覺愉快。此等正直人雖不反對燈火，但也不燃燈，所以他們的屋子裏總不會有燈光發射出來。他們從事於一切工作，只要沒有危險性，無論何種手藝都很合式；並且最喜歡居住在自已所視為不正直的人中間；因為若缺少了這些不正直的人，他們相

互之間將和兩片磨石中間沒有穀粒一樣，馬上會發生衝突。一旦因雜居而發生不幸，他們便極端驚訝，而且和被刺一樣悲痛欲絕，自密固未嘗傷害過他人，何以一至於此？他們於是視世界爲一個佈置周密的大警察機關，一個人只要勤勉地打掃自己門前的地面，牢固地將花鉢安置在窗子上，並不從窗戶中傾水下去，即可避免違警罪的罰金。

塞爾德威拉有一個製梳店，平日的出品總是供給赴四周年市的商人，如果能夠勤勉從事，這本是一種很好的營業，但通常五六年總要更換一次店主。此店除掉製造各種各樣的必要的角質馬刷外，還用透明的美麗牛角替鄉村美人和婢女們製造最精巧的梳子，而夥計們（因爲店主從不作工）的技巧是在憑自己的幻想，製成一種優美的赤褐色龜殼雲狀梳，人們如果把梳子對着光處一照，便相信自己看見最美麗的太陽東升，西沉，紅霞斑斕的天色，狂風暴雨，和其他雜色的自然現象。每到夏季，夥計們都喜歡遷徙，人數既減少，待遇也較優，可以獲得豐裕的工費和可口的飲食，然到了冬季，

他們要找職業，如果沒有其他的工作可做時，必須屈就製梳的工作，並須努力從事，以取得微小的工費；女主人每天拿一碟發酸的蔬菜擺在桌上，店主便說：『這是魚呀！』如果有一個夥計敢這樣回答：『請原恕，這是發酸的蔬菜呀！』那末他立被停職，必須在隆冬到外面去彷徨。可是，野外一經舖上一層青草，道路可以通行的時候，他們宣言『這到底是發酸的蔬菜呀！』並打起包袱，準備不幹。於是女主人立刻在蔬菜上加蓋一片火腿，店主說：『諸君，我從前相信這是魚！現在畢竟是火腿！』然還不能挽回他們要去的心思，因為三個夥計整個冬季拼睡在一隻雙人牀上，肋骨的互相摩擦，身體兩側受凍，已深為抱怨了。

有一次薩克遜的某處來了一個循規蹈矩性情溫和的夥計，叫做佐布斯特（Toback），他的為人甚為服從，工作起來和牛馬一樣，所以不獨沒有被驅逐，終且成爲這個商店的經常工具，幾年以來，正是多事之秋，眼見換過多次的店主。談到他的生活，頗饒趣味，他睡覺時，總是拚命地瑟縮於牀上靠壁的

一隅，不論冬夏，都是如此；進餐時甘心把發酸的蔬菜當作魚，到了春天，從那片火腿上分取一小塊，便表示感謝的心情。至於工資的微小和工資的優厚一樣，他滿不在乎；因為他不妄費分文將所獲的一起儲蓄起來。他和其他手藝工友不同，從不吃酒，也不和同鄉往來，更不和其他青年夥計交接，晚上僅站在店門口，和老婦們說笑話，當特別高興時，便助她們一臂之力，把水桶放在她們的頭上，休息後，如沒有多量的工作可做，老早就去睡覺，但有特別的報酬，也可通夜作工不輟。在星期日仍同樣作工，當天氣極清明時，要一直到下午為止；然人們不認他這種行動是由於興趣濃厚，和快樂的製肥皂的約翰（John）一樣；以為他已為這種自願的勞苦所拖倒，不絕在埋怨生活的勞頓。每逢星期日的下午他穿着醜陋的工作衣服和履帶繫索的拖鞋，穿到街巷，從洗衣婦人處取出洗好的襯衫，熨好的前胸圍，硬領，和小手帕等，用手平托起，開着堂皇的夥計式的步子，走回家中。有好些夥計穿起工作帷裙和寬鬆的鞋子，總是呈出一種特別矜持的步法，好像他們是周旋於較高的各

界中，特別是那些受過教育的裝書工人，快樂的鞋匠，和特殊而稀少的製梳工人有這樣的表現。佐布斯特在自己的小室中正考慮是否真正要穿襯衫和前圍——因為他雖溫和而清正，却是一個不潔者——或是否要將舊衣服再穿一星期，並留在家裏再做一點工作。想到這裏，他對於世道的艱難和困苦不免嘆了一口氣，重新坐下來，悻悻然將牙齒咬着梳子，或極無聊賴地絲毫不加想像力地將骨角製造龜殼雲形梳，所以所弄出的花樣，老是三種毫無趣味的相同的螃蟹；如果不是明白規定的話，他對於每種物件真不肯枉費絲毫氣力。若是他決定出去散一散步，那末要很痛苦地打扮一兩點鐘，才拿着他的散步小棍，神氣活現地，在門前踱來踱去，一個人無精打彩地，百無聊賴地到處站着，有時也和其他站在該處的人作無聊的閒談，這種人也是不知他們有什麼較好的事可做的人，大概是塞爾德威拉的年老的窮人，已不能到酒館去消遣了。他欣然跟着這些人站在一所正在建築中的房子前面，或種有穀物的田野前面，或一株被風雨摧殘的蘋果樹前面，或一個新

的絲廠前面，極熱烈地詳細談論種種事物的效用與經費，談論一年的希望，收穫的情形，這一切本是他一點不懂的，也與他無涉的事；然他的時間就在這種最隨便和最愉快的狀態中消失了，那些舊派的人僅稱之爲和氣而有理性的薩克遜人，因爲他們也是渾渾無知的。當塞爾德威拉人創立一個股分大釀造所——他們希望因此過一種豐裕的生活——廣大的牆腳已高高地聳出在地面上時，他每於星期日晚上逗留其中，用鑒賞家的眼光和似乎最活潑的興趣，去探討建築的進步，好像他是一個老練的懂建築術的人，並儼然像一個豪飲者。『但是不對！』有一次他對着別的圍着他的許多人道，『這是一種有名的工作！是一種規模最大的設備！不過很花錢的，錢啊！可惜穹窿還欠深一點，牆壁還不堅固！』他對於這一切不假思索，信口開河，然却甚關心於天黑前進晚餐一事；因爲他不和其他夥計一樣，從不疎忽星期日的晚餐。女主人爲着他一人的緣故，必須留在家中；或對他有所顧慮，這是他唯一的使女主人感到不快的地方。他於吃過一片肉或一根香腸之後，在

室中休息片刻，然後就寢；這是他所視為一個快樂的星期日。

他雖在這種謙恭的，溫和的和正直的生活狀態中，並不減去內心的一種譏諷，他對於世人的輕浮與虛榮，每私自加以嘲笑，對於事物的偉大與重要，似乎大為懷疑，並且好像自有一種很深刻的思想計畫。在事實上，他有時也表現一副聰明的面孔，特別是於星期日作老成諳練的談話時有此現象，所以大家都看得出他暗中有很大的懷抱，別人所經營，建造和設置的一切事業，和他的懷抱相較，不過等於小孩子的一種頑意兒罷了。他在塞爾德威拉做夥計時，長年間私懷着的理想日夜不忘的大計畫是：把自己的工費積集起來，到了一個美景良辰，製梳店恰恰閉歇，他的錢剛够購買這店，由自己來做所有人和店主。這是他的一切行爲的根本所在，因為他曾經察出，凡在這裏克勤克儉，知道自尋正道而以他人輕率為戒的人，是怎樣的一定成家立業。他一經得做店主，希望馬上賺入許多金錢，以便獲取公民權，然後才想到度一種聰明而合算的生活，為塞爾德威拉居民從未度過的生活，凡不關

他福利的事，一概不管，也不輕給一錢，惟於這個城市的輕浮的漩渦中，儘可能地取得利益。這種計畫是簡單，正當，可理解的，特別因他不斷地努力去求貫徹；他已經積有多量的錢，很小心地保管着，據確切的計算，屆時此數必能使他達到目的。但這個靜悄而和平的計畫有不近人情的地方，卽是只有佐布斯特自己了解這計畫的用意；因爲並沒有何事強迫他一定要留在塞爾德威拉，他也無所愛於此地及其人民，也無所留戀於此地的政治狀況及其風俗。這一切他都不以爲意，恰和對於自己的家鄉，毫沒有想回去的意思一樣；他恃着自己的勤儉正直，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安身立命，與此處無異；不過他未嘗加以選擇，在他的孤獨的意識中，第一種偶然的希望使他倚賴此舉，並由是得到發揚光大。俗語說：我在何處得到幸運，何處就是我的祖國！凡在新的祖國真正具有他們所以幸福的必然的和較好的理由的人，凡自由決定要在世界上攫得一種利益，然後衣錦還鄉的人，凡遇着非常狀況羣起逃避，並服從時代的趨勢向海外遷徙的人，凡在何處找着比家鄉更真實

的朋友的人，凡遇着更適於自己最特別傾向狀況的人，凡爲何種美麗的人情的羈絆所結合的人，當遵守這種格言，無可非難。不過這些人對於幸福所在擬長住的新地方，至少必須心有所愛，並且必須與人交接。至於佐布斯特殆不知自己所處的境地；瑞士人的設施和習慣他一點也不了解，有時僅說：『對呀，對呀，瑞士人是政治的人民！我相信只要一個人喜歡政治的，確是一樁佳事！』講到我自己，是不懂得這東西，因爲我在家鄉不習於此道。』塞爾德威拉的風俗爲他所反對，並且使他發生恐怖，當他們要從事騷動或遊行的時候，他在工廠中便驚惶無措地退居於最後的一隅，惟恐遭暗殺，或被毆傷。雖然，他唯一的思想與大秘密仍是居留此地至死時爲止。地球各處都散佈着這樣的正直人，他們在一個地方度日，沒有其他原因，不過和偶然得到一根幸運的煙管一樣，便靜悄悄地吸着，既不思舊家鄉，也不愛新居地，既不瞻望遠處，也不考察近地，因此不像一種自由人，而像一種低級的有機體，像一種奇怪的小動物和植物的種子，借助於空氣與水，就在它們所繁殖的偶然

的場所生活着。

他在塞爾德威拉一年一年生活下去，把自己祕密的財寶藏在臥室內的石板下面，很謹慎地保守着。沒有一個裁縫能從他獲得分文，因為他星期出客的上衣仍完好如故。也沒有一個鞋匠能從他獲得分文，因為他來時裝飾行囊的一雙長靴，底部仍未洞穿；因為一年只有五十二個星期日，而且他出外作短距離散步的時候，僅止於半數日子。也沒有一個人能够自誇曾看見他手中持有或大或小的金錢；因為他一接到工費，即在最祕密的方法中藏匿起來了，即使外出，身邊也不攜帶分文，所以他要給錢，也是絕不可能的。當婦女們帶着櫻桃，梅梨等果品來到工場出賣，其他的工人滿足了自己的欲望時，他何嘗不垂涎三尺，不過他會想法子安慰自己，就是極力共同講價，將美麗的櫻桃和梅子，摩撫玩弄，不忍釋手，及到臨了，婦女們以為他是一個好主顧，向他兜售，不意他實行禁慾主義，使她們紅漲着臉，失望而去；他自己却心滿意足，並向同伴們作千百種建議，對於所買的果品應怎樣削皮或怎

樣煎炒，同時看着他們大嚼特嚼。他雖不予任何人以一錢，但也不以粗話傷人，以厲色示人，更不向人作不合理的要求；一切行動極爲審謹，對於他人的戲謔不以爲忤；遇着一切閒話和爭鬪的過程便極力加以考察與評判，因爲這是一種不破費分文的消遣，當其他夥計們任情放縱的時候，他總是小心謹慎，不使自己牽入漩渦，以免發生意外。總而言之，他的爲人具有一種最顯著的雜質，即真正英雄式的聰明與忍耐，和可鄙的無心肝與無感覺混在一起。

有一次許多星期，店中只有他一人，這種不受侵擾的局面使他悠然自在，如魚得水一樣。特別是到了夜間，他看見牀上的地位寬闊，不勝欣喜，並且很經濟地利用這個美滿的時間去彌補將來的損失，他不斷地更換睡的位置，好像自己有三個身體一樣，同時又想像牀上是有三個人，而其中的兩人且力求使第三人安安逸逸地躺着。這第三人，不用說，就是他自己，他自然而然地將身體一轉，把全副被頭都裹在身上，或將兩腿極力張開，或橫睡在牀

上，或隨意翻筋斗。有一天當晚霞猶掛在天空的時候，他已經躺在牀上去尋好夢了，不意突然新到一個陌生的夥計，女主人指示他向臥室中走來。佐布斯特當時正是很適意地把腳放在枕頭上，倒睡牀中，這夥計進來後，將沉重的包袱放下，馬上開始解衣就寢，他的確是很疲勞了。佐氏像閃電一般迅速地轉過頭來，仍側着睡在原來靠牆的地方，暗想：『他馬上要走的，因為正是夏天，恰是人們喜歡遷徙的時候了！』他在這種希望之中，悄悄地嘆了一口氣，只好服從自己的命運，心想彼此的肋骨接戰，與爭被頭的活劇就將出現。但新來的夥計雖是一個拜厄人（Bayer），臨睡時却很客氣地向他招呼，而其態度的和平與謙恭和自己一樣，並且睡在牀的另一頭，終夜未嘗絲毫騷擾他，引起他的詫異。這樁未之前聞的異事奪去了他一切的安靜，當這拜厄人安然睡去的時候，他全夜未曾合眼。到了早晨，他以極度注意的心情，去考察這奇怪的睡伴，只見此人的年事並不比自己為輕，而其於交接時，按照環境和生活，使用合理的言詞，也正和自己一樣。他一經察覺這點，心中十分納罕，

保持這最簡單的事件，和保持一種大秘密一樣，然他力求找出這個拜厄人的秘密的底細；此人有一種不可告人之隱，與很有利益之處，他隱隱約約察出來了；否則爲什麼會成爲這樣一個溫和，合理並審慎的人呢？他們此時都很謹慎，很和平地半用言語，兜着圈子，來偵查彼此的秘密。大家都不作一種合理的明白的答覆，可是幾點鐘之後，各人都知道對方是不多不少，恰爲自己的影子。這個拜厄人叫做夫里多林（Friedrich），在這一之中屢次跑進臥室去做什麼事。當夫里多林正坐在工場裏做工的時候，佐布斯特乘機溜進房裏去，急忙察看夫氏的財產；但他所發見的幾乎和自己所有的物件相同，也有一個放針的木箱，他的是角邊畫一個嬰孩，而拜厄人是畫的一尾魚，又他有時翻閱的一本破書是一部法文教程，而拜厄人的是一部裝訂很好的小書，叫做冷熱的染色桶，藍色染匠必讀。可是書中還用鉛筆寫着：我對借給拿騷人（Nassau）三個克萊薇（Krieger）所取得的抵押品。他由此推知此人是保持着自己的財產，因此很自然地望地上看去，馬上發見一塊石板好像

是不久才揭開來的，在這石板下有一個財寶係用半條舊手帕包好，用線纏緊的，幾乎和他自己的財寶重量相等，所差的就是他自己的。是用一隻短襪子縫好藏着的。他戰戰兢兢地將石板蓋好，所以如此，是出於對這位新來的大人物的興奮與讚歎，出於深深擔心他的祕密。他立刻跑到工場中去拚命作工，好像對全世界都得供給梳子，而拜厄人的工作尤為努力，似乎天上也必須用梳子一樣。以後的八天完全批准了雙方第一次的見解；因為佐布斯特如果是勤勉而心懷滿足，夫里多林便活動而抑制對這種道德的艱難的嘆息聲；佐布斯特如果是愉快而聰明，夫里多林便談諧而明敏；佐布斯特如果是伶俐而諷刺，夫里多林便機巧而嘲笑，佐布斯特對於自己所驚懼的事物如果表現一種和平質樸的面孔，夫里多林便像一隻驢子一樣，蠢蠢無知。這不一定是一種競勝的爭鬥，而是他們所醉心的一種有覺悟的權變的練習，每人都未必懷着輕視的心理，而可以對方為模範，仿效自己所缺乏的完善生活中最優美的特點。他們表現得十分和諧而互相了解，似乎可以共同幹一

種事業，並且好像兩個幹練的英雄，在接戰之前，很慷慨地互相交接，互相撫慰。可是八天幾乎還沒有過完，又來了一個斯瓦比亞人（Schwabe），名第特立芝（Dietsch），他們對於此人和對於一種可喜的尺度一樣，暗中都十分歡悅，因為他們靜悄的偉大可以由此測量出來，他們以為這個斯瓦比亞人一定是一個無用的人，把他放在他們的道德的中間，和兩隻獅子玩弄一隻小猴一樣。

不意這個斯瓦比亞人的行動和他們一樣，這使他們非常驚訝，從前所表現的認識，對這個第三者又重演一遍，他們不僅因此陷於一種意想不到

的地位，並且彼此間的局面也完全改變了。

當他們把這個斯瓦比亞人帶上牀，放在自己的中間時，他表現完全勞均力敵，和火柴一樣安靜筆直地躺着，每邊總有一點地方留給兩個夥計，而被頭蓋在他們的身上，和一張紙糊在三條青魚的上面一樣。現在的局勢是嚴重起來了，因為三個人鼎足而立，無分軒輊，好像等邊三角形的每一角，兩

個人中間的親密關係已不可能，停戰與快樂的競爭也沒有了，所以三人都熱心做真正經經的事了，冀免被逐出牀外或店外的競爭能使彼此退出牀外和店外。當店主看見這三隻木梟只求留在店中，什麼都願意的時候，便尅扣他們的工費，減少他們的費用；於是他們的工作愈加勤勉，他便愈加能以大批的廉價商品送往市場，並愈加收到多量的訂貨單。總之，他從這些靜悄悄作工的夥計獲得巨額的金錢，在他們身上發現了金礦。他既腹便便作富家翁，在這城市中便居很重要的地位，同時這些愚蠢的工人在黑暗的工場中却願日夜勤勞，互相賭勝，看誰做得多些。斯瓦比亞的第待立芝在三人中年齡雖最幼，但他的性情完全和其他兩人一樣，不過因自己遊歷還少，沒有蓄積。這對於他是一種嚴重的情形，因為他倘若不能以一個具有發明天才的斯瓦比亞人的資格，造成一種魔力，去制勝佐布斯特和夫里多林，他們在財產上便比他優越多了。他的心中除掉就在本地賺錢，不遷往他處外，恰和其他兩個同伴一樣，未嘗具有何種熱忱，於是心生一計，要從事戀愛，以便獲

取一個女人，而其財產能約等於薩克遜人和拜厄人藏在石板下的數目。塞爾德威拉人的較好特性是：決不為一點財產的關係，娶醜陋或不可愛的婦女；他們本來不會遭逢大誘惑的，因為在這個城市中，無論美醜，都沒有獲得巨額遺產的婦女，所以他們力唱至少要有這樣的勇氣：鄙視微小財產，寧願和放縱的漂亮婦女結合在一起，可過幾年浪漫的生活。因此這個求偶的斯瓦比亞人便不難自闢途徑，他找得一個有德行的女子，她是同住在一條街上的，他並從老婦們的閒話中得悉這女子據有一張七百戈爾登（Guineas）的財產證券。她的芳名叫吹斯伴慈林（Miss Bunkin），年二十八歲，與洗衣爲生的母親同居，但對於父親的遺產具有無限的處理權，她將此券藏在一小漆箱裏面，內中還放有證券的利息，行洗禮的條子，行堅信禮的證書，和繪畫袈金的復活節蛋；另有半打銀茶匙，一種用金質在透明的紅玻璃料上印就的——她稱之爲人皮——祈禱文，一個刻有耶穌被難的硃紅石，一個還有紅綢，安有鏡子的精緻象牙盒子，一個銀質的頂針；還另有一個安着小九

柱戲的硃紅石，一個安有聖馬利亞像的殼果，一個貯有香料的銀質心形盒，一個檸檬殼製的糖果盒——蓋上畫有楊梅，裏面有一根金針放在棉花上，寫着不要忘記我——一個纏有頭髮的紀念物賞牌，一束變成黃色的雜有收條和祕件的紙張，一個貯有滴藥的瓶，一個盛有哥隆（三）水的瓶，一個貯有麝香的盒子；另有一個放有一小塊貂皮的盒子，一個用清香葉片織成的小筐，一個用玻璃珠子和丁香織成的小筐；一本蔚藍的條筋紙和銀邊的小書——上面寫着青年女子生活規律指南——一本說夢奇書，一個放有五六封情書的信插，一根放血針；她曾和一個不是做理髮師即是做外科醫生助手的人發生過一種關係，打算和他結婚；她是一個敏捷而富於理解力的女子，從她的愛人學得放血，安置水蛭和放血器這一類的東西，甚至於能替愛人剃頭。但他是一個沒有價值的人，容易使她的整個命運發生危險，所以她決定與他解除關係，此舉雖不免悲慘，却十分聰明。除掉一根放血針外，雙方的禮物各自璧回；至於這根針只是一種抵押品，她曾借給此人一個戈

爾登和四十八個克洛截 (Krenzler)，而這個無價值的人却否認此項欠數，宣言吹斯伴慈林於某次跳舞時付以金錢，作為開支費用，然她的消耗兩倍於自己。於是男的扣住這一個戈爾登和四十八個克洛截，而女的扣住這根放血針，並用此針替她所認識的一切婦女放血，賺得幾個小錢。但她每次使用這工具時，必想及從前和她那樣親密，幾乎要變成她的配偶的，他性格竟那樣卑劣，想了心痛不已！

以上一切東西都放在那個漆箱子裏面，很堅固地鎖着，而漆箱又放在一個胡桃樹製的舊箱中，鑰匙由吹斯伴慈林帶在身旁，時刻不離。講到她的品貌，頭髮稀薄而帶紅色，眼睛淡藍，頗具魔力，有時且呈出溫和而聰慧的光芒；她的衣服很多，穿的時候極少，常穿着最舊的衣服，不過表現得非常整齊清潔，她的房中也同樣打掃得一塵不染，氣象全新。她工作十分勤勉，幫助母親洗衣服，且將較好的衣服燙得平平整整，對於塞爾威拉婦女們送來的帽子和袖口洗得十分乾淨，故收入頗豐；她在這種活動中又發生一種習慣，

於每星期洗衣服的日子，她必保有凡女子在洗衣服時必發生的那種嚴格的和莊重的心情，這心情現在她永遠地保持着了。當正在燙衣服的時候，即表現一種更大的歡樂，而吹斯每次總是盡自己的才智去提高這種歡樂。四方塊的肥皂很勻稱地擺在大桶的腰板上，成爲一個圓圈，使之乾燥，而更爲耐用，房中這種主要的裝飾品也就證實了那種整齊嚴肅的精神。這些肥皂塊每次是由吹斯親自用黃銅絲從一大盤新製的肥皂截下來的。銅絲的兩端安有兩塊小橫木，使截這柔軟的肥皂時便於把握；又有一個製工具的夥計曾得到她的訂婚的允諾，特製一個分割器送給她。並且還送了她一個搗香料的小臼，安放在櫃板上的藍茶壺和畫花玻璃杯之間，作爲裝飾品；她本來多久就想要這樣的一個小臼，這個遇事留心的製工具的夥計竟於她生日那天攜來此物，並配以要搗的材料：即一匣肉桂，糖塊，香料和胡椒。那時在他進門之前，將小白的柄掛在小指上，用杵擊之，鏗然有聲，好像敲鐘一樣，因此使這個早晨充滿了歡樂。但歷時不久，這個虛僞的人逃走了，再也沒有消

息了。店主因他在店中取去這個白，沒有付錢，要求原物奉還。然吹斯伴慈林不肯交出這種有價值的紀念物，並且進行一種勇敢而激烈的小訴訟，她以逃亡者所洗的前胸圍的賬單為根據，親自出庭替自己辯護。為着這個小白竟和人爭鬥，這是她生平最重要和最痛苦的日子，她的理解深遠，覺得因此爭持，特別是要出席法庭，殊難為情。然她畢竟獲得勝利而保持了這小白。

肥皂美術品的裝飾既然表現她的工作活動與整齊嚴肅的意識，而她的一小堆雜書也同樣足以顯出她的求知和受教育的精神，這堆書是很整齊地放在窗子上面，每當星期日她便很勤勉地拿來披閱。即許多年前在學校用過的一切書籍也仍然保持着，未嘗喪失一本，恰和她仍能記憶所教的全部小東西一樣，她能背誦初學問答書，即對於變形字書，算學書，地理書，聖經史，和世界讀本等等，也都能了解；還有斯密德（Smith）幾部美麗的歷史及其句末押韻的小故事，至少有一半打不同的珠寶聚珍和小玫瑰園等故事，還有一種充滿了各種經驗與智慧的日曆，好些值得注意的預言，一

種打牌指南，一部給有思想的青年女子讀的每日奉教全書，一部舊本的席勒爾（Schiller）著的強盜（Die Räuber），她相信自己有些忘記此書的內容，故時常誦讀，每次且有新的感觸，能對此發出很合理的和有見解的議論。凡這些書中的內容，她都記得，並且知道其中最美麗的東西，而加以發揮。當她高興而不很忙的時候，便口若懸河地講個不停，且懂得指示與批評，無論老的少的，位置高的低的，有學問的或沒有學問的人，一聽見她發笑聲或沉思片刻，指出這是怎樣一回事時，必須從她學習，並採擇她的批評；她很愛說話，好像一個有學問的盲人一樣，對於世界一無所見，自己唯一的享樂就在使人家聽自己說話。她對於市立學校和堅信禮的課程的練習不斷地參加，將各種論文，宗教的紀錄，和一切短句的提綱，一起抄錄下來，所以她有時於靜悄的星期日，對她所聽見或看到的何種好聽的題目，排列着許多最特別和最荒謬的句子，完成一些最奇怪的論文，至十數頁之多，好像是從自己稀有的腦袋中飛躍出來的一樣，例如講病牀的利用，死亡，節制的益處，有形世界的偉

大，無形世界的祕密，鄉村生活及其樂趣，自然，夢幻，愛情，耶穌的拯救工作，自制的三點，和不死的思想等等是。她對自己的朋友和崇拜者宣讀這些作品，誰願意要，她就送誰一二篇，不過受薦者如有聖經的話，必須將論文夾在其中。她這個燦爛的精神方面曾引起一個青年裝書夥計深切而真摯的傾向，這是一個努力的，感情豐富的，和沒有經驗的人，對於自己裝訂的一切書都讀過一遍。當他將衣服送給吹斯的母親洗濯時，自以爲是置身天上，及聽見吹斯堂皇的講演，心中更爲高興，他自己本來常這樣想過，但不敢出之於口。他以敬重的心情，含羞去接近這個有時態度嚴厲，有時言詞流利的青年女子，吹斯和這個夥計交接至一年之久，忽以溫和而決絕的手腕，使之完全陷入明白失望之中。因爲他既小九歲，又一貧如洗，拙於謀生，塞爾德威拉的人不大讀書，裝書的生意很少，從事此項職業沒有什麼出息。吹斯對於這種結合的不可能，自己非常明白，於是用盡方法，使對方的精神發育達到自己這樣有節制能力的程度，並使其在雜駁的常套話中僵化。他很用心聽吹斯的

講有時且投以一句俏皮的話而吹斯則於他的話幾乎還沒有出口的時候便用一句更俏皮的話將它止住了；這是吹斯最有理智和最高尚的時代，未嘗雜有何種粗鄙的言行，而這青年男子則於此時替他的女友重新裝釘一切書籍，並利用夜間和假日建築一種巧妙而貴重的紀念牌以表敬意。這是用厚紙板製成的一個中國廟，內中有無數的貯蓄所和祕密房間，又可以拆下來，成爲許多紙片。這個廟係用最美麗的有色紙裱糊的，到處都裝有裱金的小架子。鏡子牆和柱頭建設的房間變化無窮，如果取去一塊，打開一扇房門，便看見新的鏡子和隱藏着的小畫片，花球，甜蜜的情侶；而傾斜的屋頂上，各方面都掛着小鐘。又製有一個婦女用的鐘架，柱上有美麗的小鈎，以便懸掛金鍊，並使金鍊蟠繞鐘架。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鐘錶匠在這個鐘架上放過一隻鐘，也沒有一個金匠掛過一條練子。這個精緻的廟是花費了無限的勞力和技巧，即其幾何學的設計所費的工夫也不減於這種精細的工作。當這消耗一個美麗年頭的紀念牌完成之際，吹斯伴慈林便抑制自己的

心情，鼓動這善良的裝書人和她解除關係，去奔自己的前程，因為世界是站在他的前面歡迎他，他既在她的交接中，在她的學校中把心情弄得十分高尚了，一定有最美麗的幸運在前面等待他，同時她願永不相忘，並自甘寂寞。當這青年夥計應允並離開此小城市的時候，真是涕泗滂沱，依依不舍。然自此以後，他的手製品放在坎斯的舊式衣櫃中，蒙上一層深綠紗，使塵埃和一切值不得觀看的人都無從侵入。至於坎斯，對於此物視同神聖，從不使用，以免陳舊，也不放一點東西在它的四圍，且為回憶起見，稱它的創造者為厄曼紐爾（Immanuel），這個青年本叫做淮特（Veit），人人都說只有厄曼紐爾了解她，並擒住了她的生存。坎斯對於這個青年自身却少承認這一點。只在她的嚴格的意識之下約束對方，並於較高的激勵之下，時常向對方指出，他雖大半幻想是了解自己，但實際絕少了解。在另一方面，他對坎斯也行了種種詭計，就是在那個中國廟最內部的夾層地板中放着一封最美麗的和用眼淚浸透的信，表示自己的非言語所能形容的苦惱，愛情，敬意和永遠的忠

實並且用了漂亮而質直的話，使吹斯只是感覺到那陷入煩惱中的真情的流露。這樣的溫情軟語他從沒有吐露過，因為吹斯從不准他有說這種話的機會。她既未曾夢想到這種埋藏的寶貝，所以此處所表現的是命運是正常的，而一樁虛偽的美事沒有將值不得她過目的東西暴露出來。然這也是她沒有了解這個裝書工人熱烈的、誠心的和愚蠢的本質的指標。

許久以來，她就詳細考察三個製梳工人，讚美他們的生活，稱之為正直而合理的人。當斯瓦比亞人第特立芝於送取所洗的襯衫開始長留不去，並向之表示懇勸的意思時，吹斯即以朋友相待，與之作長時間的高談闊論，而第氏則竭力附和她的話；吹斯很願接受一種切實的讚美，所以第氏的言詞愈強烈，她便愈喜這種興奮劑，並且當人家稱讚她的聰明時，總是傾耳靜聽，一直到人家的話傾吐盡淨，然後錦上添花地到處加以補充。第特立芝出入於吹斯的住所沒有多久，即看見她的財產證券，第氏欣喜萬分，對同伴嚴守秘密，好像一個人發見了恆久的自動機（*Perpetuum mobile*）一樣。然佐布斯特

和夫里多林旋即找着線索，對於他的深沉的精神和高妙的手腕，不勝驚訝之至。特別是佐布斯特大搖其頭；因為許多年來他也往來於這個洗衣店，然除掉拿自己的衣服外，從沒有想到另有所求；這店中的人是每星期挖出他幾個小錢的唯一的人，所以他幾乎有些恨他們。他也從沒有想到要結婚，因為他視婦女為無緣無故，對他有所希冀的人，他也從沒有想到要取得任何婦女的幫助，因為他只相信自己，而其思想所及，僅限於最切近的和最狹隘的祕密範圍之內。可是現在這個斯瓦比亞人要佔優勝，很可以拿着吹斯的七百戈爾登來惡作劇，七百戈爾登，這在薩克遜人和拜厄人的眼中，是何等燦爛奪目，令人昏炫的東西。所以有天才的第特立芝所發見的大陸，馬上變成公共的產業，自己却要遭遇一切發見者酸苦的命運；他的兩個同伴竟接踵前進，同樣出現於吹斯伴慈林的面前，而吹斯便被這三個有體面的和明理的製梳工人包圍了。吹斯受寵若驚，心中至為高興；她從沒有同時遇見過幾個求愛者，她的精神須有一種新的練習，對於這三個人須以最聰明和公

平的手腕去對付，去控制，不即不離，不偏不倚，直待天公來決定，而造成一個不可改變的局面。這三個人各以自己的秘密和計畫相告，她於是決定，誰能達到目的而變成製梳店的主人，就嫁給誰。那個斯瓦比亞人既要借助於她才能出此，遂決意將其除外，無論如何，不與之結婚；不過他在這些夥計中是一個最年輕，最聰明，和最可愛的人，故首先予以暗示，使之懷一線的希望，然她在表面上對這青年的特別關照和約束所表示的友誼，引起了其他兩人最大的妬忌，所以這個發見美麗新大陸的可憐的哥倫布完全變成一個被人愚弄的蠢材。他們三人在吹斯的面前，競以服從，謙恭，和才智相向，甘心受這個嚴厲的青年女子的約束，而且讚美她不自私自利，當這三人都在她身邊的時候，便像一個稀有的秘密集會一樣，裏面有最特別的演講。三人雖是如此虔誠而卑屈，但時有一人於稱讚他們的共同女主之際，突然脫出軌道，企圖讚美自己，於是由她很委婉地加以矯正，說話的人只得含羞中斷，或聽她陳述另二人的道德，使之立即予以承認和批准。

這對於三個可憐的製梳工人是一種嚴格的生活；他們的心情本來十分冷靜，但一經和一個女子交接，即有妬忌，顧慮，恐懼，和希望的非常的感情激動；他們幾乎是拚死命作工並節省，而且很顯然地消瘦了；容顏也憔悴了，他們在別人的面前，特別是在吹斯的身邊時，強作最和平的談話，然共同工作或坐在寢室時，幾乎不交一言，並且呻吟歎息地躺在一個公共的床舖上，平和靜悄悄地動也不動，恰和三枝鉛筆一樣。同一的夢魘每夜來侵襲這三人，有一次且活顯神通，使佐布斯特向牆壁的對面突然衝來，撞着第特立芝；第氏一讓，又撞着夫里多林，於是這三個酣睡的夥計狂呼大叫，並且在床上作最兇猛的爭鬥，在三分鐘之內，各用腳亂踢亂打，六條腿滾在一起，互相錯，分不開來，而這打作一團的三人便在可怕的叫喊之中，從床上一齊滾下來了。他們完全清醒了，都相信這是魔鬼要來攫取他們，或者有強盜破門而入；他們叫叫喊喊地跳起來，佐布斯特急忙跑到自己放有寶藏的石板上站着，夫里多林同樣站在自己的藏金處，第特立芝也站在自己藏有一點小小

蓄積的石板上，遂形成一個三角形，戰戰兢兢地將手臂向空中飛舞，大叫「快！快去！快去！」直至那受驚的店主跑進房來，才使這些癡狂的夥計復歸平靜。他們爲恐懼，嫉妬，和羞辱所襲，終於驚惶無措地再躺在床，毫無聲息地靜待天明。但夜間的鬼怪只是正要降臨的更大恐怖的序幕，當進早餐時，店主突然宣佈，他不能再僱用三個工人，他們內中有兩人必須退去。因爲他們在店中工作太努力，產出的商品太多，以致一部分留在貨架上不動，但店主爲此已將增加的收入用去，以致營業正鼎盛的店務很迅速地向後逆退，弄得生活這般滑稽：所負的債且兩倍於收入。因此這些夥計雖十分勤勉，自制，對於他忽然變成一種多餘的擔負他安慰他們說，三人幫同樣可愛而有價值，故去留的問題讓他們自己去決定。但他們無所決定，只是和死人一樣蒼白地站着，相視而笑；旋又陷入劇烈的興奮中，這正是一個最緊急的關頭；因爲店主這種報告是他不能再繼續營業，終於要將店出賣的一種確切的指標。他們三人各自努力爭取的目標是靠近了，這樣光輝燦爛的東西，和天

堂一樣，兩人必須在天堂的門前退回讓另一人進去。他們每個人都不假思索地宣言願意留在這裏不去，即使作工沒有絲毫報酬，也甘心情願。然就是這樣，店主也用不着他確切告訴他們，無論如何，必須有兩人辭工；他們迫得一齊跪在他的面前，搔頭擦手，指天誓日地願竭盡忠誠替他作工，並各自特別要求只須留兩個月或四個星期不等。店主深知他們說話的用意所在，心中甚爲忿怒，於是任意和他們開頑笑，突然提出一種取笑的出路作爲解決這一重公案的方法。他說：「你們既然不能同意於誰去誰留，我特指出一種方法，使你們決定去留，這是應當爲憑的呀！明天是星期日，我將你們的工費付清，你們提着包袱，拿着手杖，一同好好地出城走半點鐘，願走那一方，隨你們的便。於是略事休息，如果願意的話，也可飲一杯酒，然後再遊城來，誰首先向我要求工作，我就留誰；但其餘兩人當離開店中，到自己所喜歡的地方去！」他們聽到這裏，又一齊跪下，要求他取消這種殘酷的計畫，但沒有效力；他固執己見，屹不爲動。那個斯瓦比亞人忽然站起來，和發狂一樣跳出門外，跑往

吹斯伴慈林那裏去了；佐布斯特和拜厄人一經察覺，馬上停止哀求的勾當，也接着跑去，於是這一齣絕望的悲劇便搬到那驚慌無措的青年女子家中去表演了。

吹斯驟然聽見這樁意外的事，心中甚為感動，並且十分關切；然她却首先恢復神志，來考察此事的局勢，決定使自己的命運聯繫在這店主奇怪的意見上，同時視此為一種較高尙的提議；她很感動地拿出一本聚珍書，用針鑽入書頁中，所鑽的一句是講堅決地追求一個好目標。她於是讓這些興奮的夥計去鑽，各人鑽着的一切句子都是講狹路上熱烈的變化，一直向前，義無反顧，前途遠大等等，總說一句，都是講各種各樣的奔走在前，所以明天的競走好像是明白自由老天預先決定的。但吹斯看見第特立芝年齡最輕，恐他容易奔跑，而獲得勝利，便決定親自陪這三個愛人前去，也許能予他們以何種幫助；她願意這兩個年齡較長的人中間有一個是勝利者，至於到底是那一個，完全不以為意。因此命令這三個訴苦並互相吵鬧的人放安靜些，並服

從她的意思，她說：『朋友們，你們要知道，凡事的出現都是有意義的，你們店主的要求是應當注意，而且這是非常的事，我們必須視此爲天意，以一種較高的智慧——剛愎自用的人對此毫無所知——去服從這種突然的決定。我們和平而合理的共同生活本來過於美麗，不能堂哉皇哉持久下去；唉！凡美麗的和有用的都容易消逝，真是可暫而不可久，只有壞的，頑梗的和心靈上的寂寞便長久存在，我們會以虔誠合理的態度，考察過這些東西。所以在何種分裂的妖魔鬼怪來侵擾我們之前，自己必須慷慨地分離，猶如在肅毅的秋風之前而有可愛的春風在天上奔它的前程一樣。我自己願意陪你們經過那困難的路程，當你們出發作競走時，我願到場，使你們的精神愉快，獲得一種美滿的動力作後盾，同時勝利的目標即在你們的面前閃耀着。但勝利的人固不可過於重視自己的幸運，而失敗的人也不可失望，不可唉聲嘆氣，應玩味我們可愛的回憶，於是和尋樂的青年遊客一樣，向海闊天空的世
界前進；因爲人類已經創造出許多城市，和塞爾德威拉一樣美麗，或許還美

麗些；羅馬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大城市，有神父住在那裏，巴黎是一個偉大的城市，有許多人民和巍峨的宮殿在那裏，君士坦丁堡受土耳其皇帝的統治，有土耳其的宗教，黎撒邦（Lyons）曾因地震而毀滅，現在又更美麗地重造起來了。維也納是奧大利的首都，倫敦是世界最富的城市，位於英國一條叫做泰晤士的河上，有兩百萬人住在那裏！彼得堡是俄國的首都和居住城市，而那不勒斯（Naples）是那不勒斯王國的首都，有維蘇威（Vesuvius）的火山，我讀過一部有名的遊記，這山上有一鬼怪的幽靈，曾為一百五十年前一個欺神滅道名叫約翰斯密德（John Smith）的所驅使，忽出現於一個英國船長之前，此船長對於他在英國的後裔留下一道訓令，自己便隨這鬼怪去了；因為整個的火山是鬼怪的住所，這一點在有學識的彼得哈斯列（Peter Hase）關於地獄的論文中也可以看出來。此外，還有許多許多的城市，我只須提及梅蘭德（Maland），威尼斯（Venedic）——此城是完全建築在水中的——里昂，馬賽林根（Marselingen），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寬倫（Witten），阿姆斯特

特丹 (Amsterdam)；巴黎我已經說過，但還沒有講到努連堡 (Nürnberg)，奧格堡 (Augsburg)，佛蘭克佛 (Frankfurt)，巴塞爾 (Basel)，百倫 (Bern)，日內瓦 等一切美麗的城市，還有美麗的沮利克 (Zürich)。還有一大批，簡直數不完。一切事情都有限度，只有人類的發明能力是無限的，這種能力向各方面進展，凡對於他們表現有用的東西，即拿來經營，他們如果是正直的，便會成功，不正直的將歸於毀滅，和田野的草，烟筒的煙一樣。候選的人雖多，但被選的却很少。這一切理由和其他關係使我們擔負自己純粹良心上的義務與道德，我們願意服從命運的使喚去，準備你們的行程，但應當做正直與溫和的人，無論往何處去，應顧全自己的價值，到處可以立足，無論做什麼事，總可以說：我已經選擇一個較好的部分了！

可是三個製梳工人並不願意聽這些話，只是逼着聰明的吹斯從他們中間選擇一個出來，叫他留着，而每個人的心目中都以為所留的人就是自己。然吹斯不肯加以選擇，並嚴厲地命令他們服從自己的意旨，否則當和他

們永遠斷絕友誼關係。此時年齡最大的佐布斯特突然跑開，到店主的家中去了，其他兩人也拚命地追趕，惟恐他要說他們的壞話，三人於是整天跑來跑去，和流星一樣，並且互相抗拒，好像一個蛛網裏面的三隻蜘蛛。本城的人看見這三個向來和平安靜的製梳工人忽然自起糾紛，演這稀奇古怪的活劇，甚爲驚異，而老年人且有些害怕，以爲這種現象是困苦的事變中一種祕密的預兆。直到晚上，他們已經弄得精疲力竭，還沒有籌出一種適當的辦法，作成何種決議，於是咬牙切齒地躺在舊床上；一個一個溜進被頭裏面，和死人一樣僵臥着，胡思亂想，不知所措，迨睡魔來襲，才昏昏沉沉地睡去。佐布斯特於很早的時候，首先醒轉來，看見有一種歡樂的春光透入他六年以來的寢室中。這間房子雖十分可憐，然自他看來，已不啻天堂，他現在要離開了，在很不公正的狀態中離開了。他旋向四壁看去，只見許多在或長或短的時期中住過此室的影計所遺留的痕跡，猶歷歷在目；這裏是某人常摩擦他的頭顱之處，弄污了一塊，那裏又是另一人釘了一枚釘子，去掛他的煙管，現在小

紅繩仍然存在。那些人都無傷無害地離開此處，是何等的好人啊，而這兩個睡在自己身旁的人竟絕不肯相讓。他於是舉目一望，重新察看許多較小的對象，這本是他從前早晚躺在床上看過千百次，不花錢而獲得一種歡樂生存的。因為白粉牆上壞了一塊，好像一個有海洋和城市的地帶，而一小堆粗砂子即形成一個快樂逍遙的羣島；還有從刷子上跌下來的一小束豬鬃和藍白粉一起膠在牆上；這是由於他去年秋季獲得一匙剩餘的白粉水，為廢物利用起見，特將寢室的牆粉刷一下，僅及牆的四分之一，粉即用罄，而他的睡處却煥然一新。然豬鬃的彼岸有物隆起如小小的藍山，因此越過這豬鬃向那快樂的小島投下一層淡影。他對於這山已經思索過一整個冬天，認為從前似乎沒有這東西。此時復用他的悲慘的眩暈的眼睛去看，忽然不見，不獨不見，而且只看到牆上一小塊剝落的地方，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此外，離此不遠的藍色小山似乎是在運動與變化。他很驚異地往上去看，好像有一個藍色的怪物，然定神一望，才知道是一隻臭蟲，此物原來僵臥在牆上，

他去秋沒有經意，一起用藍色粉刷了一下。此時臭蟲因春暖而復活，開始動作，恰於此刻孜孜不倦地向上移動。他見此情形，大為感動，並且十分驚奇；當此物在藍色牆面行走時，因它的背也染有藍色，迥與牆壁無異，但一出這個刷新的牆面，把那些單個的隆起物遺留在後面，這蔚藍色的好的小動物便使人明白看見它穿過那較黑暗的地帶的行程。佐布斯特看到這裏，懷着痛苦的心情，倒在枕頭上；他對於這一類的現象本來不懷什麼意見，但此刻却有所感，好像自己畢竟也必須遷徙，這是一個很好的指標，告訴他是陷在沒有變動的死局中，至少應當挾着善良的意志，向世界走動。他有了這種安心適意的思想，便回復到自己那種自然的明達的意識，當他將當前的事件詳細考慮一下，覺得自己如果以一種服從和謙遜的態度，去進行這困難的工作，並且集精會神，聰明伶俐地幹去，他比其他兩個求愛者獲勝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他輕輕地起床，開始整理自己的物件，尤其是先取出自己的財寶，放在舊包袱的最下層。他的兩個同伴馬上也醒了；看見他這樣收拾行囊，心中

甚爲驚訝，迨他以和解的語氣向他們說話，並問早安時，他們尤不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然他也不多講，只是心平氣和地進行他的東裝工作。他們雖不知道他的葫蘆裏裝的什麼藥，但都察覺他的行動含有一種策略，馬上就仿效着，並且極力注意他此後要做的一切事件。這裏有一樁稀有的事，即他們三人第一次公然把自己的財寶從石板下面拿出來，數也不數，便放在包袱裏面。因爲他們早就知道各人都有這種祕密，依照向來公正的方法，彼此不至怕自己的財產被侵犯，沒有人會翹奪自己，如像手藝工人，兵士，和這一類的人的寢室是用不着上鎖和互相猜疑的一樣。

所以他們在頃刻之間就把出發的行裝準備好了，店主將工費付給他們，並予以旅行工人的簿子，內中載有本城和店主對於他們長年的行爲與優良的品性註有最美麗的憑證。他們穿起棕色的長上衣，罩以洗淨的寬闊的舊外衣，戴了帽子，這帽子雖十分陳舊，却是會很小心地用油布蓋着的，他們出門後，痛心疾首地站在吹斯伴慈林的門前。他們的包袱後面都繫着一

張小小的車子，以便遠行時將包袱放在上面拖着走；此刻認爲用不着，故背在背上。佐布斯特持一根漂亮的竹杖，夫里多林持一根紅黑相間，漆得發光的槐木杖，第特立芝持一根野柳枝條編成的奇怪而巨大的杖。但他對於這虛誇的東西幾乎有些不好意思，這本是他第一次遊歷所用的，當時沉着和理性的表現比現在要差得多。許多鄰居及小孩子都圍繞他們三人站着，並祝他們的前程順利。於是坎斯伴慈林出現於門邊，以嚴肅的態度，很勇敢地率領這些夥計出城去。她爲着對他們表示敬意起見，打扮得十分莊嚴華麗，戴上一頂黃邊帶的大帽子，穿着一套美麗的玫瑰色印度棉製的衣服，圍一條黃銅扣子的黑色絨圍巾，穿一雙摩洛哥野羊皮的鞋子。此外，更攜一個大綠綢子的口袋，盛以乾梨和梅子等物，並撐着一把上面安有一個象牙製的七弦琴的小陽傘。又掛着那纏有深黃色頭髮的紀念物的賞牌，插起不要忘記我的金針，戴上一雙白色手套。她有了這種裝飾，更襯托得和氣溫柔了，她的面上容易泛紅，而胸部也似乎比平常更爲隆起，這使出發的求愛者看見

竟不知有痛苦和憂患了；因爲自事物外表的狀況看來，出發時春光的明媚，和吹斯裝飾的豔麗，在在使他們感覺雜有人們真正所指的愛情元素。及抵城外，這個女愛的青年女子便勸告她的愛人將包袱放在小車上拖着走，庶可免去非必要的疲勞。他們接受此項勸告，當出了這個小城上山的時候，幾乎像一個砲隊要上去佔領一個砲臺一樣。他們走了半點鐘之後，停在一賞心悅目的高山上，上面有一條十字路，他們在一根菩提樹下坐成一個半圓形，遠處的景致如森林，海，和各地地方全歸眼底。於是吹斯將自己的口袋打開，分給各人幾個梨子和梅子，藉以解渴充饑，他們嚴正地默默地坐了許久，僅於齒頰間發生一種溫和的咀嚼聲。

當吹斯投去一個梅子核並在青草上擦去指尖的水分的時候，開始說道：「親愛的朋友們！試看世界是怎樣美麗而空闊，這周圍一帶充滿了優美的東西和人類的住宅！然我可以賭個采，在這個莊嚴的時候，此空闊的世界沒有四個這樣正直這樣和善的人，和我們一樣坐在一起，也沒有心神這樣

聰明，思慮這樣周密的，也沒有這樣熱心從事於一切工作練習的，也沒有這樣道德，孤寂，節儉，和平與友愛的。這裏有各種各樣的花圍繞我們，這是春天發育出來的，尤其黃色的蓮香花給予我們一種美味和衛生的飲料；但這些東西是正直，勤勉，節儉，謹慎，並能作聰明而富於教訓的思索的麼？不然，它們是無知和沒有精神的創造物，無靈氣，無理性地消耗它們的時間，它們雖甚美麗，却要變成乾草，然我們在心靈上却比它們優越得多，即在形態的美觀上也真正不讓它們獨步；因為上帝依照自己的形像創造我們，我們是沾了上帝的氣息。啊，我們可以在這裏的天堂中永久清白無疵地坐着麼；朋友們，我以為我們全是在一種清白無疵的狀況中，且因一種免於罪戾的認識使我們更高貴了；謝謝上帝，我們都能够讀書寫字，都學習了一種巧妙的手藝。我多材多藝，如果要超出我原有的地位，當敢做那最有學問的女子所不能做的事體；但謙遜是一個忠實的女子最好的道德，我的精神在一種較高的評判之前，不是沒有價值的，不是可鄙的，知道這一點就夠了。有許多人曾向

我提出要求，是值得我接受的，現在我看見三個有價值的青年夥計圍繞我的身邊，每個都是同樣值得娶我的！試想在這個奇突的豐盈之中，我的心必定是怎樣的疲勞，你們每人都以我爲例，假定各人都有三個同樣有價值的青年女子圍繞着，要求愛情，他不能傾向於何人，不能獲得何人！你們試想像假如你們每人各有三個青年伴慈林來求愛，像我一樣的打扮，一樣容貌，圍繞你們坐着，這就是說，我同時變成九個人，從各方面來看你們，愛慕你們！你們肯想像麼？」

這三個求媚於女子的夥計於驚訝之餘，停止了咀嚼，面面相覷地來研究並解決這個稀罕的問題。斯瓦比亞人首先起來擔負此任務，他以貪婪的面孔叫道：『對呀，最有價值的吹斯姑娘！你如果肯允許，則我的眼中不僅是三個你，簡直是一百個你圍繞着我，以多情的眼波遞送給我，並給予我千百個甜蜜的吻！』

吹斯帶着忿怒的心情唾叱道：『不是這樣的！不是在這種不適當的和

過火的方法中來討論問題。驕傲的第特立芝，你喜歡什麼？我不允許一百個我，也不允許甜蜜的吻，只准每人有三個我，並出以清正和敬重的態度，使此事的出現不過於逼近我！」

「對呀！」佐布斯特畢竟這樣叫了一聲，並以吃殘的梨柄向自己指道：「只有三個，我以最大的敬意，看見最可愛的伴慈林姑娘向我走來，她把手放在心頭，向我點頭，願我平安！我很感謝她，感謝她，最謙恭地感謝她！」說時現出一種媚笑，並向三方面點頭，好像真正看見她在三方面出現一樣。「這是對的，」吹斯笑着這樣說，「你那的中間如果有何種差異的話，那麼，可愛的佐布斯特，你就是最能幹的，至少也是最有理解力的！」拜厄人 夫里多林至此還沒有完成他的概念，又聽見佐布斯特這樣被稱讚，心中不免有些害怕，於是急忙叫道：「我也看見三個最可愛的伴慈林姑娘以最大的敬意向我走來，並向我點頭，願我平安，她把手放在——」

「呸，拜厄人！」吹斯大聲喊着，並將頭俯下，「不要再說了！你何來的勇

氣向我說這些紛亂的話，何來的勇氣作這樣淫猥的想像。『吓！吓！』可憐的厄人聽到這些話如雷貫耳，登時紅漲了臉，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因爲他絲毫沒有想像什麼，只是依照他所聽的佐布斯特的話的語氣說的，佐氏因此受着讚賞了。吹斯又轉向第特立芝說道：『啊，可愛的第特立芝，你還沒有想出一種比較謙和的話麼？』——『是呀，望允許我發言。』他這樣回答着，又歡歡喜喜地打算說話，『我現在只看見三個你向我走來，很友善而適度地望着我，向我伸出三隻白嫩的手，我即向之接吻！』

『好的！』吹斯說，『夫里多林，你呢？你還沒有走出迷途麼？你的劇烈的血還沒有安靜，使你獲得一種適當的概念麼？』夫里多林很小聲地說：『請原諒！我現在相信看見三個青年女子，予我以半乾的梨子，並且似乎不會拒絕我。內中的一個不比其她兩個更美，我要選擇她們，就和嘗一種苦菜一樣，殊難着手。』

吹斯說：『現在你們的想像力中既有九個這樣價值相同的人包圍着，

在這種愛魔的充溢當兒，心中仍感覺不足，試以此去測量我自己的狀況；你們看，我是知道以聰明而恭敬的心情去處置一切，以我的堅強意志爲例罷，你們要允許我，並互相允許彼此相容，我既很友愛地和你們作別，那你們無論將來的命運怎樣，也應很友愛地分手而去！將你們的手一起放在我的手裏，並應允此事！

佐布斯特於是叫道：『我至少願意這樣做，這我決不食言的！』其他兩人也急忙叫道：『我也不食言的，我也不食言的！』他們將手放在一起，各人都允許無論前途怎樣，願意聽天由命。佐布斯特重行申明：『這我真正不會食言的！因爲我從小時候起就具有一種仁慈與和諧的性質。從來沒有引起過爭端，雖一隻小動物，也不忍看見它受苦；凡我所逗留之處，都與人和諧相處，並且因我的行爲的和善，獲得讚美；我對於某些事體雖略懂一點，我雖是一個有理性的青年，但沒有人看見我會干預過不關自己的事件，而我對於自己的義務總是在一種明敏的方法中履行的。我可以盡力作工，無所損

傷，因為我正是在年富力強的時代！我的一切女主人，都和我相處得很好！唉！最可愛的吹斯姑娘，我自己真正相信有了你，便快樂似神仙了！

『唉！』厄拜人很熱烈地說，『我也是這樣想，和青年女子相處，快樂似神仙，這也沒有什麼稀罕！這也是我願意得到的，因為我不是一個蠢人！我從根本上懂得自己的手藝，並知道維持事物的秩序，從不胡言亂語。我雖在好些最大的城市作過工，但從沒有和人爭鬧過，也沒有打過一隻貓，或殺死過一隻蜘蛛。我很和平節儉，無論何種營養，我都滿意，從不知道享樂，也以此自足。但我十分康健，快樂，能抗拒誘惑，一顆好良心就是生活中最好的安慰物，一切動物都愛我，並且跟着我跑，它們是嗅着我的好良心，至於遇着不正直的人，它們是不願意停留的。有一次當我離開烏爾穆（Ulm）城時，一個捲毛狗跟我跑了三日，終於迫得我將它送給一個農民去豢養，因為我是一個微小的手藝工人，無力蓄養此狗，當我經過波希米亞森林（Böhmerwald）時，鹿在二

十步之內仍站着不動，對於我沒有懼意。就是一隻野獸也認識人，知道誰有好良心，這是很奇怪的！」

『對呀，這必定是真的！』斯瓦比亞人這樣叫着，『你們不看見這隻黃雀整個的時間內在這裏圍着我飛，只想接近我麼？那根松樹上的松鼠總是望着我，這裏的一個甲蟲爬在腿上，我絕不趕跑它，這可愛的小動物住在我身傍的確是幸福的呀！』

但是吹斯此時有些妬意，很興奮地說：『一切動物都喜歡和我在一起！我養一隻鳥至八年之久，它很不願意的離開我而死去了；我一到何處，或站在何處，我們的貓總是跟着，我撒麵包屑給鄰家的鴿子吃，它們便在我的窗前爭奪！動物各依其種類而具有奇異的特質！獅子很喜歡跟隨王后和英雄，象喜歡跟隨王侯和勇敢的戰士；駱駝載着商人經過沙漠，並在肚中替他儲蓄着清水，狗跟着主人經過一切危險，並在海中幫助他！海豚喜歡音樂，隨船游行，鷹喜歡戰爭的軍隊。猴子是一種像人的東西，看見人做什麼就做什麼，

鸚鵡懂得我們的言語，和一個老人一樣向我們喋喋不休！就是蛇也可以蓄養，使之馴服，並用它的尾巴跳舞；鱈魚和人一樣流淚，為該地的人民所敬重，不加傷害；駝鳥讓人騎在背上，和一匹馬一樣；野牛替人拖車，有角的馴鹿也替人拖棧車。獨角獸供給人們以象牙，海龜也供給透明的骨頭——

三個製梳工人忽同聲叫道：『這裏你的確錯了一點，象牙是出自象口，龜殼梳是由龜殼製成，不是由龜骨製成！』

吹斯滿臉緋紅，忙說：『這還是一個問題，你們的確沒有看見它是從何處取出，不過是拿來製成梳板片罷了；我本來很少錯誤的，然無論此事怎樣，讓我說完罷：不僅動物具有上帝所培植的顯著的特點，即從山上掘發的石頭也無不如此。水晶石和玻璃一樣透明，大理石堅硬而有紋理，時而白的，時而黑的；琥珀具有電氣的質素，發生電光；燃燒起來，香氣四溢。磁石吸鐵，石板可以寫字，但不能在金剛石上寫字，因為它和鋼一樣堅硬；它是一種小而尖的東西，可作劃玻璃之用。親愛的朋友們，你們試看，我對於動物也略知一二！』

而我對於你們要說的就是：貓是一種聰明而機敏的動物，因此只依賴聰明而機敏的人；鴿子是清潔和單純的象徵，只能由單純而清潔的人養着。現在貓和鴿子既依附我，由此可以知道，我同時是聰明的，單純的，機敏的，清潔的。願你們聰明如蛇，單純如鴿子！我們由這種方法可以估定動物和它們對我們的關係的價值，我們如果知道好好地觀察事物，可以學得好些東西。」

這些可憐的夥計不敢更有所說；吹斯遮蓋得很好，並且還說了許多高視闊步的話，使他們頭腦昏亂，耳目失明。可是他們驚羨吹斯的精神和口才，在這樣的驚羨之中，各人都以為自己配獲得這個寶貝，特別是這種家庭裝飾品如此廉價，只須仗着滔滔不竭的口才就可以達到目的。他們這種蠢材對於自視甚高的人是否配得住，是否知道怎樣處置的問題，要到最後才提出來，或竟不提出來，他們和小孩子一樣，看見光耀奪目的東西就要用手去拿，對於一切五花六色的東西，就要舐去它們的顏色，對於響鈴的遊戲，不知

用耳去聽，只想一起塞在口中，所以他們攫取這個出色人物的貪心與幻想愈加增高了，同時吹斯沒有意識的話愈加可鄙，殘忍和虛誇，他們便愈加動心而嗟嘆。他們因剛才吃了乾的果子，覺得非常口渴；佐布斯特和拜厄人忙向小樹林中去尋水，發見一灣清泉，便大喝而特喝。但那個斯瓦比亞人却很聰明地帶了一個小瓶，內中滿盛着櫻桃酒，水和糖，這種可愛的飲料提起他的精神，可以使他在賽跑中搶得先鋒；因為他知道其他夥計極省儉，不會帶東西，也不會進酒館。當他們去飲水的時候，他急忙拿出這個小瓶，遞給吹斯；她飲去一半，覺得十分優美，精神爲之一振，於是她很懇切地斜睨着第特立芝，只見他飲去其餘的一半，甘如醴酒，大爲興奮。第氏禁不住抓住吹斯的手，溫和地吻她的指尖；吹斯用食指輕輕點着他的嘴唇，第氏則表示好像要咬她的手指一樣把嘴巴脹得像鯉魚一樣。吹斯以虛偽而友好的態度微笑着，第特立芝則以聰明而甜蜜的態度微笑着；他們對坐在地上，有時將鞋底互相抵住，好像是要以腳代替握手的動作一樣。吹斯將身體向前略屈，把手搭在

第特立芝的肩上，第氏對於這種愛情劇正待回答，並將繼續表演下去的時候，那薩克遜人和拜厄人恰恰轉來了，看見這種活劇，登時臉色蒼白，唉聲嘆氣。因為他們飲了多量的水，和先前所吃的煎梨混在一起，突然發生肚痛，眼見這一對情侶在演愛情劇，復引起心疾，與肚子痛苦的感覺聯合起來，額上的冷汗如豆粒一樣滿佈着。但吹斯不慌不忙，神情自若，並以極端友好的態度望着他們，呼道：『來，親愛的，在我這裏再坐片刻，使我們得享最後一次的和諧與友誼！』佐布斯特和夫里多林急忙走去坐下，並將腿子伸直；吹斯以一手給予斯瓦比亞人，另一手給予佐布斯特，將腳靠住夫里多林的靴底，並以笑臉相迎，週而復始，不分軒輊。這正和世間好些大音樂家一樣，可以同時奏許多種樂器，如頭則擊鐘，口則吹大笛，手則彈機達琴（*Spinnet*），膝則擊鑼，腳則擊三角器（*Triangle*），肘則擊背上所懸之鼓。

吹斯終於從地上站了起來，推整自己曾經細心捲褶的衣服，並且說道：『親愛的朋友們！現在是我們出發的時候了，你們的主人很愚蠢地提出的

賽跑，你們必須準備着，並且要視爲一種更高的命運所安排！以充分美麗的熱忱踏上這條路，不要互相仇視，互相妬忌，要甘心情願讓勝利者戴起得勝之冠！

三個夥計和被黃蜂刺了一樣，馬上跳起來了。他們癡癡地站着，都要去賽跑，要用久已習於必恭必敬的步法的兩條腿去賽跑！沒有人能記憶自己曾經跳過或跑過；只有斯瓦比亞人似乎比較最容易，他以足輕輕擦地，並忍耐不住地舉起來。他們彼此相顧，情形十分特別，心懷猜忌，臉呈蒼白，冷汗如雨一般流着，好像已經作過最激烈的賽跑一樣。

吹斯於是說道：『你們再伸出手來！』他們雖如言舉手，但無精打采，三隻手冷冰冰地滑過去，和鉛一樣落下了。『我們真正要開始做這樁蠢事麼？』佐布斯特一邊說，一邊擦他的眼淚。『對呀，』拜厄人附和着。『我們真正要跑要跳麼？』他開始哭起來了。佐布斯特號淘大哭地說道：『最可愛的伴慈林姑娘，你，你將怎樣辦呢？』——『我，』她回答一句，用手帕掩着眼睛，

『我只好不作聲，着急，並親眼看着！』那個斯瓦比亞人很友善而機敏地接着說道：『但此後，吹斯姑娘？』——『啊，第特立芝！』她很溫柔地回答着，『你不知道這叫做命運之前程爲心之聲麼？』她從側面偷偷地望着第氏，只見他又舉起腿子，表示馬上要開跑的樣子。當其他兩個求愛者正在整理他們的小行旅車時，他也照樣做着，吹斯屢次碰他的肘子，或踏他的腳；又替他拂去帽上的灰塵，但同時對其他兩人也以笑臉相迎，當她以鄙視的態度笑這爾斯瓦比亞人時，却不讓他看見。三個人盡力吸入一口氣，然後向空中長吁一聲。他們看一看週身，將帽子取下，拭去額上的汗珠，整理披下來的頭髮，再戴上帽子。他們再向身上各處望一望，大喘其氣。吹斯向他們表示憐惜之情，並深爲感動，自己哭起來了。『這裏還有三個乾梅子，』她說，『你們每人拿一個含在口內，可以使你們精神爽快！』向那裏進行，將壞人的愚蠢變成正直人的聰明！他們惡作劇的東西，變成一種試驗和自制的燦爛的工作，變成長年的良善行爲和道德競賽中一種有意義的終極行動！』她將梅子送入每

個人的口中，令其含着。佐布斯待把手壓着肚子叫道：『如果定要這樣做，那只好算是天意！』於是舉起手杖，拿着自己的包袱，突然開大步走。夫里多林剛看見這種動作，即開大步跟着跑，他們也不向何處張望，已經快要走完那條直路了。斯瓦比亞人是最後起程的人，他以機敏而愉快的面容，顯然舒適的態度，伴着吹斯慢慢地走，好像確信自己要獲得勝利，不妨放慷慨些，讓他的同伴一着先鞭。吹斯稱讚他的友善的鎮靜態度，很親熱地挾住他的手臂。喟然嘆道：『一生有一根支柱，究竟是美麗的！一個人雖十分聰慧而明達，能以道德自範，然挾着親愛的朋友的手臂，畢竟要舒服得多！』——『啊呀，唉，的確，我也正作如是想！』第特立芝這樣回答着，將手臂緊緊靠住她，同時也在偵察他的同伴的求愛者，是否跑得太遠，『最有價值的姑娘，你看呀！你究竟看見麼？注意啊，你深知道此事！』——『啊，第特立芝，啊，第特立芝，』吹斯更長嘆一聲，這樣叫着，『我常是感覺寂寞！』第特立芝的心和白菜裏面的小兔子一樣跳着，叫道：『必然如此！』——『啊，第特立芝！』吹斯又這樣呼

喊，並緊緊地靠着他；此時第氏全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他的一顆心快樂到要跳出來了；但同時他發見他的先驅者不復留有形影，他們已經轉灣了。他想馬上解脫吹斯的手臂，向前追去；可是她挾得非常之緊，竟不能如願相償，她像弱不勝衣一般附在第特立芝的身畔。『第特立芝！』她低聲地說，接着秋波頻轉，表示一往情深的樣子，『此刻不要離開我，我相信你，扶持我罷！』

『唉，讓我去，姑娘！』他十分恐懼地叫着，『否則我到得太遲，再會罷！』

『不，不，你不可離開我，我感覺自己不舒適！』她這樣悲號着。『不管好過不好過！』他大叫一聲，用強制力脫身而逃，跳上一個高處一看，發見兩個賽跑者已經離山下很遠了。他於是開大步跑，但同時仍回顧吹斯一次。只見她坐在一條有陰影的狹路的入口處，滿臉的媚態，向他招手。這種情景使他無法抵抗，他不下山去，竟急忙上山來了。吹斯一見他重來，即起身向樹林中走去，同時又望着他；因為吹斯是要用盡方法阻止他賽跑，故極力迷惑他，使他去得太遲，終於失敗，不能留在塞爾德威拉。

但有天才的斯瓦比亞人忽於斯時改變自己的思想，決定要在這裏爭取他的幸福，所以結果事情的發展比這個機敏的女子所希望的完全不同。他一經達到吹斯的面前，即擇一個隱僻的處所，跪在地上，用一個製梳工人所能用的最熱烈的愛情話向她哀求。吹斯首先令他安靜起來，不願嚇跑他，要以和悅的態度留住他，並使盡自己的聰明才智和魔力去對付他。可是第特立芝利用煽動的和緊張的營業精神所給予的堂皇的魔術話，向她指天誓日地表示忠誠，又運用各種各種的溫言軟語堆在她身上，時而撫摩她的手，時而撫摩她的腳，且讚美她的身體，精神，和屬於她的一切東西，他說得天花亂墜，使吹斯終於失去自制力，她這種人的思想恰和其意識一樣，都是近視眼的；她的心旌搖動，不能自主，遂和甲蟲一樣服着不動了，而第特立芝在每一方面都勝利了。吹斯將他誘入這叢林中，爲的是要拆他的臺，誰知頃刻之間反被這個斯瓦比亞人征服了；此事的出現並不是由於她的特別惹人愛憐，而是因爲她是一個鼠目寸光的人，雖自命爲具有一切智慧，却不能應

付事變。他倆在這種快樂的孤寂之中逗留了一點鐘，總是從新互相擁抱，反復地不間斷的吻着。他們相約排除萬難，早結同心，並矢志不渝，共偕白首。

同時店主爲着自己享樂的緣故，將這三個夥計奇異行動的消息公佈出來，於是轟動了全城；塞爾德威拉的人聽見這種意外的活劇，喜不自勝，都想要看到這三個正直誠實的製梳工人跑回來，藉以取笑。大批的人擁出城外，在大路的兩旁排着隊，好像看真正的賽跑者一樣。小孩子們爭先恐後地爬上樹看，老年人和站在後面的人都坐在草地上，吃着旱煙，看見有這樣一種廉價的享樂，心中甚爲適意。就是紳士們也走出來看這種大把戲，悠然自得地坐在公園中或餐館的園亭中在討論這個問題，並且準備賭彩。凡賽跑人必須經過的街道兩旁的窗子一律開着，婦女們把紅的白的枕頭搬到會客室，作爲墊肘之用，並且款待無數因來看熱鬧而降臨的太太們，臨時組成快樂的咖啡團，使使女們忙着拿糕餅，盛糖果。此刻城外最高樹上的小孩子遙見一團小小的灰塵漸漸吹近，便開始報告道：『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歷時不久，夫里多林和佐布斯特真正像狂風一樣吹來了，大路中間揚起很濃厚的灰塵。他們一手拖着行李，那小車和發狂一般在石頭上滾動，另一手拿着帽子，帽帶是繫在頸上的，他們長大的上衣也飛舞空中，互賭勝負。兩人全身是汗，全身是灰，張口吐氣，呼吸極度短促，周圍的情形怎樣，他們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惟涕泗滂沱地努力奔跑，連拭淚的工夫都沒有了。他們腳跟接腳跟地緊緊靠着，那個拜厄人約在前咫尺。一種可怕的叫喊聲和訕笑聲紛然並作，且震耳欲聾。看熱鬧的人都衝向前去，密集在途中，各方面同時大聲喊着：『對呀，對呀！跑，薩克遜人趕上去！拜厄人，放勇敢些！一個人已經跑落了，還只剩下兩人！』公園中的紳士們站在桌子上看，大笑不止。他們的笑聲如雷鳴，遠勝於站在街頭的羣衆的嘈雜聲，這正是一個前所未聞的歡樂日的記號。小孩子和流氓一齊擁擠在這兩個可憐的夥計後面，一個兇猛的人羣挾着一團可怕的灰塵，向城門前滾來；就是婦女和市中的小姑娘也跟着跑，並發出清脆而尖銳的聲音雜在男孩子的叫喊聲裏面。他們已經跑近城

門，許多站在城樓上看熱鬧的人，一齊飛舞他們的帽子；這兩個競走的人跑得和受驚的馬一樣，心中充滿了痛苦與恐懼；於是一個市井少年和妖怪一樣突然跪在佐布斯特所拖的包袱車上面，在羣衆的喝采聲中，跟着前進。佐布斯特回轉頭來哀求他下去，同時又舉起手杖向他打去；少年急忙將身子一屈，露着齒去擲他。夫里多林因此向前略遠，佐氏一經察覺，急將手杖向夫氏的兩腳間擲去，使他跌了一交。然當佐氏正要跨過他向前跑時，却被他捉住了衣邊，向空中舉起；佐氏猛擊夫氏的手，並且大喊道：『放手，放手！』但夫里多林不肯放手，佐布斯特於是也拿住他的衣邊，雙方緊緊地握着，慢慢地走進城來，不過彼此有時都要跳起來，企圖逃跑。他們和小孩一樣哭哭啼啼，並帶着一種非言語所能形容的痛苦神情，大叫：『天呀！放手啊！你這可愛的救世主，放手，佐布斯特！放手，夫里多林！放手呀，你這惡魔！』同時彼此互相猛擊，僅前進幾步。帽子和手杖都失落了，兩個小孩拾着，將帽子掛在手杖上，飄搖不定，如怒潮一般的羣衆從前後左右滾滾而來；一切窗戶都被婦女們

佔據，並將清亮的笑聲向羣衆中送來，許久以來，本城沒有表現過這樣歡樂的情狀。全城的居民都陶醉在這種享樂中，沒有人向這兩個賽跑者指出他們的目標，即他們所要達到的店主家中。他們自己看不見，也不去看，只是跑着，跑着，不顧一切地跑着，於是這癡狂的隊伍穿過全城，復從另一城門跑出去了。店主笑嘻嘻地站在窗子下面，當他再等過一點鐘，滿冀最終的勝利者回來的時候，第特立芝和吹斯忽靜悄悄地降臨了，現在他也將走路，自食其開頑笑之果了。

他倆當時曾共同想到，並共同商議着，製梳店主既不能繼續營業，必定願意將店出賣，取得一筆現款。吹斯願拿出她的財產證券，斯瓦比亞人也願拿出自己一點現款去進行此事，於是他們變成此劇的主人，可以取笑其他兩個夥計了。當他們向店主提出這種建議時，他雖吃驚不小，但馬上明白看出，在他的營業破產之前，必須瞞着債主，趕快結束店務，突然取得現款。一切事很迅速地弄妥了，在太陽還沒有下山的當兒，伴慈林姑娘變成了製梳店

合法的所有人，而她的未婚夫變成了此屋的承租人，所以吹斯——是日早晨還未曾夢想到——是被這斯瓦比亞人的手術克服而羈絆起來了。

至於佐布斯特和夫里多林跑到野外後，彼此都悲痛欲絕，忿怒填膺，終於跌倒在地上，迨被擡入旅館中，疲勞與羞辱交乘，憤懣和失望駢至，簡直呈出半死半活的樣子。全城一經風動，不能復靜，它已經忘却此事的原因，去慶祝這個歡樂之夜了。許多家宅大開跳舞會，一切餐館大開筵宴，並奏樂唱歌，和在塞爾德威拉最大的紀念日一樣；因為塞爾德威拉人用不着多少材料，即能以巧妙的手腕，由此形成一種歡喜。這兩個可憐的人本來是想以自己的勇敢去利用世界的愚頑，此刻看見他們的勇敢只是使這種愚頑獲得勝利，使自己變成一個普遍的笑柄，真是憂心如焚，五中欲裂；因為他們不僅是毀滅了幾年來聰明的計畫，並且喪失了謹慎而安靜的人的榮譽。

佐布斯特是三人中年齡最大的一個，在此城居留有七年之久，他的前程完全喪失，不復能有所作爲了。於是於天未破曉的時候，很沮喪地離開此

城，自縊於他們昨天所坐的地方的一根樹上。那個拜厄人於一點鐘之後由此經過，看見這種慘劇，竟嚇得瘋瘋癲癲地逃跑了，他的整個的生存也改變了，據說他後來變成一個衣服襤褸的遊行工匠，不與任何人做朋友了。

只有斯瓦比亞人第特立芝仍為一個正直的人，在這小城市中居上層的地位；然也不因此而感覺快樂；因為吹斯絲毫不讓他享受這種榮譽，對他嚴行管束，並加以壓迫，自視為全部產業的女王，發號施令，為所欲為。

沉默的議員

李爾作

一

把狗帶進帝國直轄城市的市政會議廳去，本是中古時代所沒有的風習。可是有一次居然發生了這樣的事——一隻狗雖然沒有發言權——曾列席於市議會中約有七年之久。

這件事的由來是這樣的：

威芝拉市有一個市民名叫革哈特·李喜溫，他是一個毛織匠，因為他的父親節儉勤勞，所以家裏很富裕。但是現在兒子却和父親相反，性情怠惰，舉止奢華。若是照這樣再繼續十年，那末本來富裕的李喜溫將變成貧困的李喜溫了。

李喜溫的私邸在蘭河路，夾在別的高樓大廈之中。是一座巍巍然的木

造房子，門牆上的年月日——一三五八——證明它是十年前根本改建了的。走進大門便是陳列室。因為李喜溫不特推銷自己的出品，連別家的織品也代售。若是威芝拉市有商人公會的話，那他當然是一個坐莊牌頭。他是稱為毛織匠的最高貴的同業公會的會員，是這同業公會中的『法蘭德爾組』（因為經理高價的法蘭德爾的織品所以有這樣的組名）的一員。在這『法蘭德爾組』裏李喜溫算是最富貴的人，所以他自己想來，在一切的同業公會中他直是雞羣之鶴，堪與貴族並肩的。

上面已經說過，走進大門，有一個陳列室，不過門口時常有兩個頑皮的孩子在遊玩，在相打。你要想不撞倒他們跑進陳列室去是不容易的。這原來是李喜溫的兩個大兒子。他還有兩個小女兒，在樓上和母親糾纏。因為父親對於教訓頑皮的兒子已覺得太麻煩，索性不管了，所以兩兄弟自家學得了種種的惡習，兩個小妹子又學兩個哥哥的惡習。單是母親一個人已沒有法子可管束他們了。

若是可憐的妻子愛發爲着小孩的關係說起厭話來，則李喜溫右耳完全關閉，左耳打開一半，聽了也不答話。若是回答的時候，便只是逆理的話。別的事也都是這樣。李喜溫並不覺到他怠慢他的妻子如何厲害。假定他能夠覺到，那他一定會改過了。因爲他的內心本不是壞的，而且愛他的妻子。愛發呢，因爲他往往竟日不和她說話，即使有話和她說，也只是些冷淡而散漫的話，所以覺得還是他不說的好。

她忍受着她的苦痛，並知道不久她的苦痛將要加倍。因爲她已明明知道家財漸漸地，然而確實地在零落下去，又無法可以防止。

革哈特·李喜溫不做惡事，但亦不做善事，他是任着他隨時所轉的念頭，隨時的性情行事的。可是他所轉的念頭真稀奇，決不轉到眉急的事務上去。若是必須去巡視機織場的時候，他却興高彩烈地想去騎馬了。若是他理應騎馬到外爾堡、第林堡及布蘭斐爾的鄰地的伯爵邸去接洽重要的生意的時候，他却又異樣留戀於機織場了。有主顧到店裏來，李喜溫則從窗內睇

視他的頑皮的孩子們，默想如何纔可防止他們的胡鬧。完全忘記了主顧的事，好久纔對主顧說話，可是以盛怒的父親般的嚴格的口調，用尺兒亂敲布疋，宛如要叫主顧做他孩子們的替死鬼一般。

因爲店裏的用人及徒弟也學了主人的樣，比他自己更加要粗蠻無禮，所以最愛顧的主們也憤恨了。李喜溫的有名的陳列室之所以生意日漸冷落，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嘴壞的人說道：『若照這樣下去，李喜溫自己將變爲他店裏的唯一的顧客了。即以現在而論他已經成爲他自己的最好的顧客了。』因爲在那時競好流行，他比任何人都要先穿奢華的衣服，不時改換服裝，他所穿的是，長長的袖口拖到腳背的華美的上衣，五色的柳條褲子，尖尖的皮鞋，前後向上翻起的圓帽子。頭髮在額角上一直線分開，只左右的耳上各垂着一束頭髮。——人們不相信他是一個同業公會的會員或是商人，只當他是一個貴族。若有人因爲他裝飾的緣故喚他做『相公』，他便大爲不滿，因爲他正

像一個剝了殼的蛋一樣容易受損傷。在表面上看不出的不合禮儀的事，他雖做得不一而足，可是去違背那表面上看得出的禮儀的事，他又非常害怕。這樣的特徵，不像是誠實的率直的平民。事實他的同業會員們都嫌疑他是一隻蝙蝠，因驕傲心暗中在徧袒貴族。

因為該市的同業公會會員們的心正沸騰着，所以這樣的嫌疑在當時是足使羣情憤激的。那時貴族們專握政權，支配市政，他們新近把該市弄得債臺高築，結了有害於市民的同盟，把市民都拉到紛爭的漩渦裏去。他們已為人民所痛恨，貴族政治的命運已瀕於顛覆之時了。反抗貴族而結成的同業公會的黨徒，雖猶在暗中行事，但却已到處瀾漫着了。近年別的自治市也往往有驅逐貴族議員的事，那麼威芝拉的市民又何嘗不可驅逐貴族呢？

對於這樣同業公會的會員們的陰謀暗計，革哈特·李喜溫持着冷淡而曖昧的態度。然而他終究是在最高貴的同業公會中一個最高貴的人，所以在酒店裏是頗有名望的。生意雖減少，飲酒的朋友却增多。論他的人，易於

發怒，脾氣固執。但對於事物並不是沒有辨別力，加之他的財產已在漸漸衰敗的狀態中。這樣的人物，做民衆的煽動者不是最適當的腳色麼？同業公會
的會員以爲關於驅逐貴族的事，若叫他來幫忙，一定是做得到的。那知道爲
此去招呼他，奉承他，勸誘他，懇求他，却總是毫無效果。他有幾個朋友是貴族，
這幾個貴族的傲慢固執的態度，他却當作是高尙典雅。而且什麼的規律都
覺得討厭，對於黨的規律也不樂意。即使有錢可捨的地方他也不肯伸伸手
的，何況弄得不好要被絞死的勾當，他那裏肯幹呢？

二

在這人心激昂的時期，李喜溫得到了一隻很漂亮的小壯的狗。它是別
人送給他的。這隻狗至少比威芝拉的市民要激昂兩倍，比它的主人要固執
三倍。它是一隻大而黑的獵狗，西班牙種，生後還不到九個月，完全沒有受過
教育，粗暴而肆無忌憚。

這狗的名字叫大燥，在喜歡打架的意義上，這隻狗真是名符其實的。無限制地喜歡鬧事打架。雖然它的性質原是善良的，只不過爲玩耍而鬧架，但有誰肯做大燥玩耍的對手呢？正正當當的市民若急步在街上走過，大燥從背後撲上去，戲謔地咬住了他的短衣，立地撕下一塊和手掌般大的布片來。若看見了小孩子，頑皮地跳過去，用兩隻大腳掌將他一下子撲倒在溝裏。但是大燥最高興的，是碰到騎馬的人跑過，它就像猛獸一般大跳特跳地趕去，在馬的周圍兜圈子，忽而跳上去咬馬頭，忽而又去咬馬尾巴，忽而咬騎馬者的手，忽而跳到用後腳直立了起來的馬下去擦馬肚皮，但決不會被馬腳蹴着的。大燥並非存心要咬，不過是開開玩笑罷了。可是那匹馬駭得或向後退，或跳得高高的，雖用韁繩馭，用大腿挾，都不相干，像被惡魔附了身一般拚命直奔。

李喜溫叫了它回來，它就立着向主人看一會兒，好像是在說『我還能修玩得更好更好咧！』立即又比適纔加倍的精神去追馬。若是李喜溫嚇了

它，罵了它，它就變玩耍而為發怒，吠咧，咬咧，恐怕受處罰，逃遍半個威芝拉市，在路上另鬧出種種禍祟，一直到晚上纔偷偷地回家來。回到家裏當然要被打，但這時大燥已忘記了自己為什麼被打的原因了。因為忘記了受罰的原因，它便當是因為回家的緣故所以被打，爾後它更加遲遲不歸了。

因此，李喜溫決心在現行犯的時候處罰這隻狗。於是狗趕騎馬的，李喜溫趕狗。最後，這隻狗站定了把尾巴挾在大腿間很後悔似地等主人來。那知道主人到了十步遠的地點，大燥又逃走了。若是李喜溫慢慢地走去，騙騙它假裝着親切的臉色對它，那麼這隻狗就走過來了——可是只來到十步遠的地點，又逃去了。無論主人跑得快或偷偷地走或站着不動——那隻狗總是在他的近旁離他十步遠的地方。路上的頑童高聲歡呼，全市的人都跑到門口窗口來看，到底是李喜溫勝呢還是狗勝。高傲的李喜溫氣得身子發抖，拿了石頭向狗亂擲。可是大燥却能巧妙地躲避每次的擲擊，從石頭後面跑去，衝了石頭，像嘲笑人家一般，飛也似地跑回來。主人正想舉手打它的時候，

它早已又逃到二十步外的地方去了。

每天要演這樣的把戲。狗子發揮着驚人的發明心，只管想出新的惡作劇來，而且顯出逃避挨打的新法術。

這隻狗到李喜溫家裏來好像是鬧禍作祟的菩薩帶了它來的。四個頑皮的小孩，一天到晚和狗玩笑吵鬧。大燥的靈魂附在孩子們身上，叫人辨不出還是狗比孩子們鬧得厲害，還是孩子們比狗鬧得厲害。可憐的妻子愛發非常討厭這隻狗。李喜溫對於這一點極度憤慨，以往只以冷淡苦了她，現在更要叱她罵她了。若是打不着大燥，便到妻子頭上去出氣。若是她說幾句不平的話，吃飯的時候便要被李喜溫責她不該厭惡這樣好的狗，說許多囁嚅話給她聽。自從這隻狗來家以後，她已覺悟到她的丈夫，她自己和小孩子們都要破滅了。李喜溫以往對於家務本來是不大管事的，現在更加不管了。他以訓練狗為第一件事，為這件大事他要費竟日的光陰。可是他並不依一定的計畫，只是隨着自己的高興行事，今天什麼事都取了寬容的態度，明天却

又在嚴厲地處罰了，所以倒反連大燥素有的一點點兒禮貌都失掉了。

接二連三地有人來告發大燥鬧的事，李喜溫不得不賠償損失，支付醫藥費，對人家說好話，被人家埋怨。被害的人們揚言要用毒藥藥死這隻畜生，或打死它。親友們勸李喜溫把這隻蠻狗趕出去或用鎖鎖住它。但是李喜溫總是說：自己定要教育它，要教得它像一隻綿羊一般和善，到那時，他將像威芝拉的騎士科爾特帶那隻大的獵犬一般，帶了這隻高尚順從的大燥到街上去威風凜凜地走給大家看，而拒絕了親友們的忠告。

威芝拉的市民在斷食節的第一個禮拜三要結了古式的奇妙的隊伍遊行的。他們扮了古裝，從德國騎士族的僧院遊行到亞天堡的尼庵，在僧院裏他們要接受一隻白雞，在尼庵裏要接受一隻火腿，在牧師監那邊，要接受一庫登的金貨，這是表示城市對於院庵是有權利的意思。這時最惹人注目的，就是那隻活的白雞，因此人們還記得這個禮拜三又稱爲『雞日』。一隻找不出半根黑毛的純白的雞，用五彩的帶子裝飾着，叫一個男孩子抱着站

在隊伍前頭遊街。

李喜溫今天也排在同業公會的队伍前頭，離家之前，曾嚴命家人把狗關好，等熱鬧的遊行隊伍通過後再放它出去。可是大燥仍逃了出來，跟了主人的踪去了。當僧院的職員把雞交給男孩子的時候，它跳到莊嚴的隊伍當中去。一見了那隻繫着飄帶在振翅膀叫着的雞，跳過去，從男孩子的手中把雞搶來，咬得雞毛，帶子在空中亂飛。職員想擋住它，它拚命咬住職員的小腳膀。等李喜溫容易制御了大燥的時候，那隻雞又振了一振翼膀就閉了嘴，瞑了目回老家去了。

這一來却少了一隻活的白雞了。沒有活雞就不能遊行。不能遊行對於僧院便沒有權利。真不是好玩的事。在那時代，能否按時執行權利的表示，是做關權利的本身問題的。

李喜溫千方懇求，纔得到了這樣的許可，如能在兩小時內另找一隻無可訾議的活的白雞，僧院就把這樁事當爲未發生看待。於是又從新嚴肅地

舉行遞雞的行式，但是僧院鄭重聲明，將來不得援例叫僧院負擔兩隻雞，一隻死的，一隻活的。革哈特·李喜溫須送職員十碼法蘭德爾的織品以賠償損失及醫藥費。

李喜溫又氣又恨又愁，跑遍了市內的養雞場，但找不到純白的雞。最後，差不多再遲一秒鐘便要超過約定的時刻了，李喜溫跑出了一身大汗趕回僧院來，手裏拿着一隻瘦骨嶙峋的老母雞。這隻雞本來是白毛中帶着一點灰毛的，拔去了幾把灰毛纔造成了白雞。幸而僧院裏答允了換這隻雞作為權利的表示，這一來總算是亡羊補牢無事了結了一件事。最倒霉的只是最初的那隻被咬死的母雞。

這一晚上大燥的處罰是模範式的處罰。

李喜溫尊嚴地宣誓，以後將依照一定的根本的新方針教育大燥。既到了現在，無論拿什麼寶貝來他也不肯放棄這隻狗了。他將貫徹他的主張，叫威芝拉的市民試看，雖然最近發生了那麼樣的事，但他可以把這隻管束辣

手的凶狗教得像綿羊一般和善。

他出世以來第一次徹夜不眠挖空了心腸考慮教育的計畫。

三

第二天東方發白的時候，李喜溫就起來了，這在他直是破天荒的事，因為他老是遲起的。他想在人馬未嘈雜的時候，叫大燥到平靜的路上去慢慢地走走慣，用繩子牽了大燥走遍全市。一見大燥要撲向騎馬者或行人的時候，立刻用鞭子抽它。從前大燥做了壞事，雖然每回表示着後悔的神氣，但決沒有願受罰的樣子。現在後悔，處罰，贖罪突然都齊備了。李喜溫覺得早晨的時間，用來施這人不知鬼不曉的訓練，是再好沒有的了。二月三月：日子漸漸長起來了。於是他也愈起愈早，在太陽未出來之前，就早已同大燥起身出去了。

走過開着門的教會前，更把牽着的繩子拉得緊些，在大燥的背上加一

鞭以作警戒。因為以往這隻狗特別喜歡跑進不關門的教堂去咬人，主人喊它回來的聲音愈喊得響，它愈吠得厲害。這脾氣現在大燥已完全忘記了。李喜溫牽了狗走到教堂門口，聽見裏面在做晨禱讀聖經，難為他要在門口信心很深地站一會兒——因為帶了狗不敢走進去——聽一節聖經。以往他到教堂去的時候極少，現在他覺得不聽早晨的祈禱，這天的早晨便不能算是正式的早晨了。而且覺得那隻狗聽了早晨的祈禱之後，也可安靜不少。

李喜溫第一次由早晨的散步回家來，在他遲起時覺得極短的日子，現在便覺得極長了。因此他帶了大燥到機織場去，以遣無聊。應是忙於工作的時刻了，但機織場還是闕然無人。因為工友們，徒弟們心想李喜溫橫豎是遲起的，自己愛來得怎麼遲，就來得怎麼遲。李喜溫爲了這個吃了一驚，並大發雷霆。工人們看見李喜溫到工場裏來，一天早一天，心裏的怨恨也愈增愈大了。騎馬者與行人現在已不發誓要打死制馭辣手的大燥了，可是工人們又在想用毒藥藥死這已馴順了的大燥了。因為他們看破了李喜溫老早到工

場裏來就是這大燥的緣故。

始終和動物住在一塊，纔能好好地教育它，馴養它，李喜溫依照了這個原則晝夜不使大燥離開左右。

李喜溫與大燥的同居生活，在陳列室裏，當然有不便的地方。譬如，有買客進來，大燥即吠着從櫈下跳出來。若是客人要把買就的一包商品拿出去，那這隻狗無論如何都制不住，它把買去的當是偷去的，將無辜的買客緊緊咬住，要主人自己費了許多力纔肯放脫。李喜溫以教育家的態度在這時候取溫和的手段。因為守衛本是狗的最高的美德，對於這美德他豈可以加以鞭撻麼？不，決不可以。他只能教它如何區別買客與竊賊。於是，若有買客來了，李喜溫特別親暱地伸出右手來和客人握手，一面用左手愛撫吠着的狗。其次，在談話的時候，再露出極快活的樣子，極和藹的態度，使得狗看了也知道這是顧客並非竊賊。但買客拿了買就的東西要走出去的時候，大燥又露出了牙齒想跳過去了。所以暫時只好叫買客不要自己拿東西出去，李喜溫自

家恭恭敬敬替客人拿了東西，一面屢次回過頭來看大燥，把客人送出門去。世間的人對於這奇蹟非常驚訝。爲什麼極粗蠻無禮的李喜溫一旦會變成極禮讓的人，仰頭向天的人怎麼一旦會變成俯首向地的人了。他們真莫明其妙。

可是有一天正在最要緊的時期，幾個小孩結伴衝過陳列室。這一來，以往的苦心竟全功盡棄了。大燥像被惡魔附了身一般鑽到小孩們中間，然後又鑽到客人的兩腿之間去，彷彿是對於以往抑制了的快樂現在要加倍享樂一下的樣子。小孩們靠它的福倒了霉。被李喜溫大罵一頓，趕到樓上母親那邊去。第二天兄弟兩個被父親交給先生，叫先生嚴厲地加以管束。嚴禁他們在路上閒遊或打架。『小孩們已有千百次不良的誘惑施於大燥了。』李喜溫心下想：『有這樣粗暴的孩子們在周圍騷擾，如何能教育年青的狗呢。』他決心從此強制地取締頑皮的孩子們，使大燥可以安心，不致受不良的誘惑。

妻子愛發看到情形變好了，欣喜萬分，禁不住對丈夫說道：

「你早晨仍舊去做祈禱了，這真是可喜的事呀！」

「對啊，愛發，我跪在教堂門口的時候，這隻狗真像「大理石像」一樣坐着不動啊。」

「從你的態度改變以來，買客增加不少了。」

「對啊，愛發！近來火燥只用極低的聲音叫叫了。在店裏已完全不吠了，咬人更不咬了。」

「從你管束嚴格以來，眼看着小孩們也改好了。」

「自然，愛發！孩子們做惡樣子給狗看是最壞的事啊！」

「現在你對我說話很親暱了，我真高興啊！」

「這自然，愛發！因為你現在對狗說話很親暱了（其實愛發關於火燥決不提及半個字的）。我應該答謝你呀！」

愛發心裏轉念道：「李喜溫在教育狗，却未注意到其實是狗在教育李」

喜溫。』她想到這裏，纔第一次拋一個親暱的眼色給大燥，撫撫大燥。李喜溫的家庭的和平，遂如此確立了。

大燥雖然大大地博得了主人的教育與女主人的寵愛，但不時還要發老毛病。而且，這隻狗有一種奇妙的本能，能識別同業公會的會員與貴族，若是老毛病發作的時候，一定去咬貴族的。有些狗一見了乞丐和浪人就要吠的，可是大燥一見了衣服穿得很漂亮，走起路來威風凜凜，或像騎士一般騎着馬的貴族，就要老毛病發作的。

做完了一天的工作，晚上李喜溫到人跡混雜的街上去解去了狗的繩子，試着他在靜寂的早上用繩子牽着教的效果究竟怎樣。大燥很規規矩矩地跟了主人走着。這時來了一個貴族的公子，裝得漂漂亮亮帶跳帶舞地往十字路口走過，大燥忽然飛也似地跳過去，隨你怎麼呼喚，吹笛也毫無用處，它好像已忘去了早飯前所受的教育，把貴公子的拖到腳背上的長袖子從正中撕碎之後，再回到激怒着的主人跟前來，極謙遜地搖着尾巴討饒。

第二天李喜溫把自己的衣袖很長的綢衣送去賠償，並且私自說道：『穿着這樣使人發生惡感的衣服的相公，我真不要看。穿了這樣袖子長長的拖了許多飄帶，綻了許多金片的衣服，自然隨便那隻狗都要咬了。這並不是狗要去咬他，是他自己叫狗去咬的。』

以後，李喜溫心中竊恨華裝美服與別的貴族的傲慢，自己只穿極樸素的平民的衣服了。

爲此，李喜溫牽了狗到街上去，或因解去了繩子的大燥不聽話，擲一塊石頭教訓它的時候，他覺得貴族們向他拋着異樣的嘲笑的眼色。最近他在路上碰到一個貴族的小姐，低頭向她行禮，恰巧大燥要奔到牆腳邊去，把牽着的繩子拚命拖去，至使李喜溫屈身行禮像是跪下的樣子了，這時那位小姐的微笑中不是帶着極輕蔑的意思麼？有時大燥撲了疾馳着的馬的時候，貴族們不是總大罵特罵的麼？可是在路上徐徐走過的同業公會的會員即使吃了大燥的虧，也仍是忍耐過去不與李喜溫爲難的。

如此的情形，大燥遂給我們做成了一件誰也不會成功的事。即是用主人牽住它的繩子，反而將主人從中立的地位牽入了激昂的同業公會的黨派裏去了。

這件事當威芝拉市的商人與工人在一三六八年的復活祭往法蘭克福去的時候，完全成熟了。他們通過威忒勞的地方，爲預防強盜襲擊，密集了人衆組成了一個隊伍。以前貴族也騎了馬參加這旅行隊的。那時李喜溫騎了一匹堂堂的黑馬，不和同業公會的會員們——他們或是徒步或是騎了駑馬一直跟在隊後的——同行，而雜在貴族之中。但這次他使這匹黑馬和他們的駑馬一塊兒走，自己却和同業公會的會員一塊兒徒步，因爲大燥也跟了他來的，在馬上是不能充分教育它的。但同業公會的會員們對於李喜溫叫那匹極漂亮的黑馬攜行李，自己和他們一同徒步的，溫厚的辦法，欣喜過望。對李喜溫說了許多奉承的話。本來是李喜溫不入耳的平民派的人所說的話，現在却打動了他的心了。當旅行隊走到夫里德堡從望樓瞰視法蘭

克福許多寶塔的時候，李喜溫已加入反對貴族的同盟中了。這秘密的同盟的首領約罕涅斯·科定革一面感謝，一面握握李喜溫的手，說道：『呀，李先生！你成了一個比從前優良的人了，現在纔真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男子漢了，這而且是在那次的禮拜三到復活祭的短期中變成的！』

李喜溫像從夢中覺醒一般地答道：『自然。我明明知道這隻狗的素性本是善良的，只缺少人好好地教育它，真的，科定革先生，只要適當的長時間的確實的教育，即使畜生也教得好的。大操現在已經教好了。我回到威芝拉便不必再監督它了。』

四

威芝拉起了大騷動，貴族被逐，同業公會的軍隊得了勝，掌握了市政權了。李喜溫在戰爭中因為無論對己對人，嚴肅而有忍耐力，對於貴族抱着極度的憎惡，居然大出風頭，市民都為他的豹變所驚倒。

由同業公會的會員們新組織純粹民主政治式的市議會時，李喜溫也當選爲議員。在一年前他對於公益的事全不關心的時候，他對於功名心會懷着甜蜜的夢想，想做一個市會的議員。今天他已爲市政作了熱心的奮鬥，他却拒絕了當議員的夙願。這原因沒有一個人能明白。大家都去要求李喜溫出任議員或至少要表白所以拒絕當議員的理由。

躊躇了好久，說了許多遁辭之後，結果李喜溫說道：『這理由在你們看來或許是太稚氣，但在我却是真誠而重大的。際此多事之秋，我却不能每天出席於議會，因爲我不能帶着我的狗去呀。但是我若把它獨自留在家裏，那末，家裏將像從前一樣發生種種不幸的事。雖然我慣說狗已舉了業，但誰能把要學的事統統學完的呢？我往往把狗交給夥計，可是一天功夫它便要老毛病發作。在種那時候，連我自己也要發老毛病的。我和它雙方精神尙未固定，不好各自離開的。若是教會，那末，在門口也和裏面一樣可聽禱告，我的狗可坐在我身旁。可是當了議員總不能老是站在門口的。請你們不要把這理

由當作妄想看。我還懷着這樣的迷信；大燥的教育一天不完成，我家庭的基礎一天不會鞏固的。我還不能離開我的狗。若是我自己的家庭猶不能齊，那末，何能治國呢？」

李喜溫這一席話，也有些人當正經話聽，也有些人當笑話聽。議員們只得決定在市內一切的狗中，只對於大燥賦與特權，得在主人的議席下佔一個座位。但附有這樣的條款：若是它開口發了言，這特權立即取消。

李喜溫雖幾度推辭，但結果仍服從了市民的意見。市會每次開會的時候，準時與大燥出席。以後威芝拉的市民即把這隻狗稱爲『沉默的議員』。事實上它確保守了沉默，長時期迄未與它的特權的附款相牴觸過。

在街上它也不開粗暴的玩笑來駭人了。它已度過了頑皮的時代了。像一隻名犬一樣肅靜而堂皇地跟在主人後面，彷彿它已明白它自己在犬類中享有特權的樣子。

一天，在刈稻的時候，李喜溫到田野去，走過一條溝，這條溝便是市府的

土地與約翰·封·沙爾摩斯伯爵的森林的境界線。大燥起先悄悄地安靜地跟在他傍邊的，但後來忽然沒見了。李喜溫向四方找尋，呼喚它，吹口笛叫它，但總不見它來。忽而溝那邊的茂林中瑟瑟地響起來了，一隻至少已是二十歲的美的雄鹿，像被狼追趕着一般，被大燥趕了來。逃到樹林口看見了田野與人又害怕地逃回去了。儘它的角力把大燥挑倒在一旁，又逃進叢林裏去了。樹枝和樹葉兒瑟瑟縮縮地響起來。大燥一時雖像吃了敗仗，但又爬起來，像被惡魔附了身一般跟踪追去了。只聽見瑟瑟的聲音和大燥的吠聲。可憐的李喜溫口笛已吹得嘴唇也焦了，呼它已呼得聲嘶力竭了。他所施的教育已全然被大燥的狩獵熱所打消了。大燥兩次把鹿趕到溝邊，似乎要叫主人用槍打它的樣子，但這鹿兩次都逃了回去。

第三次沙爾摩斯的管森林的人從森林裏跑出來了，把弩弓不對鹿射却對準大燥射。『好不要臉！虧你是一個獵夫，會對着這樣的好狗射箭。它正和你自己一樣醉心於狩獵呢。』李喜溫對伯爵的家人說道。

管森林的屈於理，且爲堂堂在奮鬥着的狗的勇美所迷，放下了弩弓，慢慢地走到李喜溫前面說道：『這隻狗既在伯爵的領內打了獵，當然是我的了。你和狗一塊兒到伯爵那邊去。若是伯爵肯把這隻畜生當他的獵狗的話，那末這畜生或許能免於一死。』

李喜溫當然反對，管森林的一把扭住了李喜溫。李喜溫想用力掙脫，管森林的拿一把亮閃閃的短劍刺李喜溫的手腕。正在掙扎之際，大燥從身後，將管森林的拖倒了。因爲大燥看見主人危急，忘去了狩獵熱，變成了一隻並非由教育而來的義犬。許多威芝拉的市民聽到這件事趕了來，把管森林的從大燥口中奪下，將他捉到市內來。說他在自治市管轄的境內打傷了平民。因爲市民戰勝了貴族之後，已養成了好鬥心，不怕再戰了。

可是市議會陷於窘境，不知該如何處置這個管森林的。

李喜溫用繃帶紮了手腕，第二天仍出席於會議這難題的議會。個個議員都極度興奮，只有大燥泰然臥在椅下，好像這事與它無涉的一般。可是問

題完全是爲了它，而且沒一個人替它辯護。人們對於這個沉默的議員近來感情還算好了，但關於外交上的大問題，人們好像仍不惜犧牲它的樣子。

這時正是一三七二年，有一個壞的騎士團名史答那在近處作亂，威芝拉的市民已暗暗在準備和他們開戰了。這史答那團中伯爵騎士們參加的很多，但威芝拉的市民參加的絕少。沙爾摩斯伯爵究竟是史答那團的同志抑是敵人，這事雖還不明白，但此時去觸怒有勢力的伯爵總是於己方不利的事。

所以當一個議員說管森林的行爲並非違法的時候，許多議員點頭稱是。這議員更說『如伯爵要求，我們也不能拒絕釋放管森林的，並交付這隻狗。』多數的議員贊成這個意見。有的議員還說他們又何必爲了以往鬧了許多禍的大燥的關係，去觸怒沙爾摩斯伯爵反釀成自己的不利呢。

大燥還是泰然自若，只不過聽到人家提起它的名字的時候，用疑惑的眼光向四周張望。但是他的主人站起來說道：『沙爾摩斯伯爵是一隻狡猾

的狐狸，他若是幫我們的話，那末，我們不必怕他爲一隻狗的關係卽會倒我們的戈。若是他反對我們的話，那末，即使送隻狗給他，他也不會來幫我們的。他能識透他自己的利害，眼光決不注在鹿和犬上而注在別的東西上的。假使我違犯了侵害獵區罪，我願罰三倍於鹿狗的錢。但是我決不肯把狗交付別人的。與其交付給別人，我寧願立刻將它刺死。你們不知道這隻不懂道理的狗於我有怎樣的恩惠。在我說來它確是上帝的使徒。若是上帝沒有意志，那末，無論怎樣的聖徒都不能普渡衆生，若是上帝有意志，那末一隻狗也能普渡衆生。這隻狗整頓了我的家庭，教育了我的兒女，授我的妻子以家庭的平和，指引了我和友人及同行交際的途徑，並指引了我進教會及議會的路徑。我以爲是我教育狗，其實却是狗教育了我。我的妻子慣說這句話的，我本來當作一句笑話聽，現在當諸君要從我的手中將我的狗奪去的時候，才覺悟到這話是真話了，覺到是實實在在的真話了。」

李尊溫只說了這幾句話，但他說的時候，眼眶已潤溼了。大燥看到它主

人這樣的感動，徐徐爬起來幾度用前足輕輕地撫摩主人，舐舐主人的手，好像是在安慰主人的苦痛一般。

市議會靜寂無聲，連呼吸的聲音也聽得出。

這時議會的用人把頭伸進來，報告沙爾摩斯的使者來了。市民吃了一驚，心頭突突地跳動。可是使者的話完全出於市民的意料之外。

據使者說：「伯爵聽到他的管森林者因細故對於威芝拉的市民，不特加以毆打而且竟使受傷，他深以為憾。請看鄰居的情面上釋放了這個管森林的。伯爵方面也不再提出侵犯獵區的問題。為表示對於市議會的友好起見，特贈一匹伯爵親手打來的鹿。這匹鹿決不亞於大燥追趕而未獲得的鹿。恐怕有着無酒，特又敬贈白哈拉哈的葡萄酒一樽。」

當作要降雷雨了，正提心弔膽的時候，忽而射進了和朗的陽光，議員們驚喜之餘，一時竟怔呆了。他們對使者說許多謝辭，又對李喜溫與大燥賀喜。但是李喜溫提高了聲音，壓倒了議場內的聲浪提議道：在答覆伯爵以前先

叫使者退一退席，聽他說兩三分鐘的話。

『諸君！不可被伯爵的甘言所欺！』李喜溫高聲說道：『若是他把他的怒憤傳達於我們，那我決不驚訝。但是傳達了這樣的好意來，我實爲驚異。伯爵決不會自送一匹鹿給我們的。我們用不到伯爵，他的堂弟奧篤伯爵及黑森的赫爾曼伯爵於我們倒是勝過他的好幫手。沙爾摩斯伯爵却用得着我。他只要捉住我們一隻小指即完全捉住我們了。大燥呀大燥，你闖了大禍了，這不是因爲你把沙爾摩斯的鹿趕到了威芝拉的田野，却是因爲你把這隻鹿趕進了威芝拉市議會的廚房裏去了呀！諸君，務請你們好好地將這贈物送回，我們要求我們的權利，讓伯爵去主張他的權利。把鹿送回去，將管森林者拘留，等伯爵正式對於他的家人的傲慢贖了罪再講。』

李喜溫講到這裏，別的議員們插口說道，對於這樣的好意尚不願接受，這是借題發揮，太發得厲害了。

可是李喜溫答道：『若是爲我個人講，那末，對於伯爵的建議，我是表示

十二分滿足的，尤其是爲了大燥我更表示滿意。但我現在是站在市議會的議員的地位說話。所以我要說，我們要求我們的權利，並允許伯爵要求他的權利。狗因爲侵犯了他的獵區，所以落於伯爵的掌中了，管森林的因爲破壞我們的治安，所以落於我們的掌中了。我爲怕伯爵的憤怒，決不肯交付這隻爲我最親愛的朋友的狗，但因爲怕伯爵的好意，我願意交付這隻狗了。剛纔我替狗辯護時，爲這隻可憐的狗，我欲流涕，現在我爲團體而辯護，所以我更要痛哭。但決非爲了狗——狗現在有什麼道理呢！——我是爲了這可憐的都市已瀕於危亡而痛哭啊！

李喜溫的演說，議員們只當了耳邊風。抱這樣杞憂的人只有他一個。伯爵的贈物被用感謝的言辭接受了而且贈了適當的答禮。伯爵的家人被釋放了。沙爾摩斯伯爵償了他自己的心願做了威芝拉市議會的公然的友人與輔佐者。

別的議員們正在宴會上吃鹿肉，喝白哈拉拉哈的葡萄酒，李喜溫却懷着

一肚子的火留在家裏。至於大燥呢，那隻野貨，雖然是它趕進議會的廚房裏去的，但連一根骨頭也未吃到。

五

第二年在威芝拉市的近郊發生了大激戰，史答那團全軍覆沒。市民在沙爾摩斯伯爵的指揮之下，叫妻子們在家守門，丈夫們都往戰場參戰。赫爾曼伯爵及奧篤伯爵在這天都分得了戰勝的名譽。李喜溫也參加作戰的。

在當夜奧篤伯爵把他所捉牢的史答那團的騎士都斬了首。沙爾摩斯伯爵却把其餘的俘虜都放脫了，事前並未通知同盟的人。

李喜溫向市民說道：『大家當心。這又是一個前兆。沙爾摩斯伯爵設了一個騎牆的奸計，他可以向左走也可以向右走。』

但威芝拉的市民不以此爲意。以爲『李喜溫摹倣他的狗太過分了。因爲大燥現在並非和人開頑笑當真要吠人咬人了。所以李喜溫也當自己不

得不吠人咬人了。他和從前一樣是個易怒的人，現在沒理由地憎惡沙爾摩斯伯爵。沙爾摩斯伯爵從前對我們是愛是憎，雖然是捉摸他不定，但現在對於本市不是已贈送了這樣的名譽麼？」市民急轉直下地背棄李喜溫了。

現在李喜溫在市會中幾乎和椅子下的沉默的議員一樣沉默了。他若開口說一句話，那末，即是對於沙爾摩斯伯爵的過度的友誼宜作警戒的話，他說：「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將要使之，必姑輔之。」李喜溫往往不出席，尤其是知道沙爾摩斯伯爵要到市會中來對市民有所貢獻的時候更不出席。這議院中本來有一個坐在椅子下的拖油瓶的沉默的議員，現在好像又多了一個了，不過所添的這個伯爵却不是「沉默的」議員。有一次李喜溫和伯爵同時出席，沙爾摩斯伯爵每說一句話，大燥便汪汪地吠。李喜溫怕大燥喪失特權，只好帶了它退席。李喜溫聲言：「自從與管森林的爭吵後，大燥一看見沙爾摩斯家的旗色即不能忍耐了。但他又不能不帶狗出席。」他用這樣的藉口，伯爵列席時他必不出席。威芝拉的市民則說：「李喜溫鬧笑話真鬧得

太厲害了。』大家只是嘲笑聲望已一蹶不起的李喜溫。市上發賣一種附有押韻的句子的畫本，裏面畫着大燥先生與李喜溫先生的共同經歷圖。標題是：

『這畫本裏你可以看見，

狗如何地教育了議員。』

李喜溫對此並不介意，只顧自己管理他的繁盛的家庭。這些毀謗要禁止也禁止不住的，只好隨它去。實際因為大燥鬧了種種事的關係，它的主人已養成了忍耐性並能抑制他易怒的性情了，這的確是大燥的功勞，所以說它教育了李喜溫也並非虛話。

如此經過兩年。有一天正是六月廿四日夏天的約翰尼紀念日(Summer Johannit)，市議會差人來叫李喜溫，應即立時出席，不得有所藉口，沙爾摩斯伯爵是奉了皇帝陛下的聖旨來的。李喜溫吃了一驚，皇帝的聖旨！這當然是一件重大的事件！但是他還是說不能出席，『因為沙爾摩斯伯爵傳達皇帝陛

下的聖旨的時候，狗一定要吠的，大燥雖聰明，但還不能辨別皇帝陛下下的聖旨與伯爵的說話，所以不憚皇族的尊嚴一定要吠的。可是不帶狗呢他無論如何不能出席了。」妻子愛發也勸他出席，但他毫不爲動。第二個差人又跑來說：「李喜溫帶狗也好，不帶狗也好，無論如何必須出席。因爲非全部的議員都非出席不可。這事是攸關於本市的體面的。」

李喜溫雖把這樣的催促當作偏見看。不過既是攸關本市體面的事，也只得叫夥計將狗鎖住，自己準備去出席了。第一次不帶狗隻身赴議院，他彷彿感到有點害怕的樣子。

這時夥計從街道上走進屋來鎖狗，對李喜溫低聲說道：「老闖，事情有點奇怪呢，你躊躇了這好久倒是你的運氣。議院後面，站着一百多個武裝的人，內中有幾個是面熟的，有人說他們活像是七年前被驅逐了的那幾個人。沙爾摩斯家的用人們把守在各要道，像是禁止行人出入的樣子。」

李喜溫面色灰白了。但立即又恢復了鎮靜的態度對妻子說道：「你帶

了小孩和夥計們帶兩箱的金銀財寶偷偷地到瀾河旁的磨坊邊去。那邊有一扇小門，大概還開着吧。門前有一隻小船，解了這隻船渡到對岸去。切不可經由大門與橋上走。若是到達了對岸，那末快走小路到基森去。若是運氣好，我們當在基森碰頭。」

他催了那將信將疑的妻子，發抖地依了他的命令去後，然後拿左手用鐵索牽了大燥，右手不像平時一般拿鞭子却拿了短劍，急急地，不往議院而到街市上去。

街市上已結集了數百武裝着的市民。議院也被許多不相識的騎士和騎兵包圍了。李喜溫很當心地潛潛混入了市民最後面的一列，這些市民也已察覺危險，特趕來救議員的。沙爾摩斯伯爵穿着亮閃閃的甲冑，四周由二十個騎士護着，手裏執着帝國的軍旗，站在市民前說道：「我是由皇帝陛下派來調停曾被驅逐了的貴族與由同業會組成的議院間的意見的。對於任何人決不加害，尤其對於我的親愛的議員們，決不加害。天皇陛下所希望的

只是和平的和解。這可慶的今天，結果將使都市繁榮，市民的特權增大。所以我以忠實的朋友和鄰人的資格來要求市民拋棄武器。市民們爲自己的政權計，操因之過急，所以執了武器而來，但目前並無絲毫危險在逼你們吧。」

『目前？不錯！』李喜溫對着近旁的人們說道：『以後怎樣呢？非等議員安全地到了我們身邊，我們決不可拋棄武器！』

但是前列的人們，已爲伯爵的甘言所欺，把寶劍插進鞘裏，把槍帶回家去了。後列的人們聽了李喜溫的話罵道：『你是應該住在議院裏面的人，不應該立在這街市上的，難道你要永做一隻咬人的狗，對着本市的恩人吠，離間市民麼？』

李喜溫看了這情形，已萬無希望，急急逃開。在千鈞一髮的時刻逃到了瀾河邊的小門，因爲小船已渡救了他的妻子停在對岸了，他卽和狗泅了過去。

兩三小時後他已趕上了他的家族，在黑森找到了一個安全的避難所。

因為在威芝拉附近的一戰，沙爾摩斯伯爵任意釋放了俘虜，故已爲黑森的赫爾曼伯爵所仇視了。

不久，由威芝拉市傳了一種新消息到黑森來。沙爾摩斯伯爵用甘言騙了市民，拋棄了武器後，即將同業公會的議員們禁在監牢裏，並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將科定革、杜斐爾及福爾布來特三人斬首，把培爾和赫刻顯、通普二人從橋上拋在瀾河中溺死了。第六個人本來預備換點新花頭，將他吊死的。這第六個人不是別人，就是沙爾摩斯伯爵最痛恨的李喜溫。可是在威芝拉在牛輪堡都捉不到他，不能吊他。——這一來，本來與沙爾摩斯伯爵同黨的貴族們又重握着威芝拉市的政權了。

李喜溫的財產雖已大部分淪入敵人之手，但是後來他拿隨身帶了來的財產，在法蘭克福買了公民權，開始經營新生意了。家道重復小康，他和他的妻子一塊兒坐着，那隻頭髮已花白的忠犬大燥臥在他脚下。他往往用帶着感懷無量的眼色，看着沉默的議員說道：『請上帝恕我把小孩的教育和

狗的教育一樣看待。對於小孩的教育，報酬是只好由上帝償給我們的，我們不能希望從小孩得到我們的苦勞的全部的代價。但是這隻狗因為我教育它，它却教育了我。我重重地鞭了它幾千次，它却救了我的性命。學校裏的先生怕決不能得到像我從威芝拉市的沉默的議員所得到的那樣迅速而充分的報酬呢。」

三個正直的製梳工人終